蹄風著



清宮劍影錄

5

清宮劍影錄

第五集

蹄風著



前文事畧

雍正焚燬少林寺後，又得遼東劍客亞密當入宮充御前侍衞，對武林中人之殘殺更變本加厲。崑崙劍客金圈子岳長虹，滿洲武士那亞兒圖行刺雍正，先後遇害。江湖俠士被捕者有太極派王崇明，女俠呂四娘等，行刑之日，蒙古神尼沙哈洛約青藏柔門高手黃面客冒險刼獄，幸將各人救出，雍正見江湖俠士對彼仇視者日衆，遂聘紅教喇嘛赤空三藏入宮座鎮，並派岳鍾琪請崆峒道士下山相助。不久，蒙古神尼中飛天網暗器，失手入獄，雍正派亞密當毒殺於獄，誰料亞密當發覺神尼是昔日救己性命之恩人，將之暗釋，反將宮內道士赤眉滅屍掩飾。經此一役，各俠士知雍正氣數未盡，一時未易下手，迫得遁跡遠方，清宮得以暫獲安寧。雍正又在華山建地下監獄，用以囚禁反清豪傑，並派亞密當押解重犯至華山，於是路上大會湖海英雄，以後情形，都在本集裡分曉。

目次

第十四回：白泰官夜捉花蝴蝶……二九九

小雲裳義救玉狐狸

勇劍手挑戰甘瘤子

第十五回：玉女峰雙雄狼虎鬥……三一一

呂四娘夜探太華山

玉狐狸救人華嶽廟

第十六回：亞密當夜殺章回子……三二九

玉女峰孟王妃出現

仙人掌黃面客投崖

第十七回：奉師命長纓下崑崙……三五一

遞反書義士受酷刑

尋劍訣老道識玄機

第十四回：白泰官夜捉花蝴蝶

小雲裳義救玉狐狸　勇劍手挑戰甘瘤子

且說花蝴蝶華燕支正想把大鐘移動，簷頭淅瀝一响，衝落一條人影，身形十分輕快，手裡劍子一亮，已來到跟前，履地無聲。花蝴蝶和莫人俊急向兩旁縱開，身子一伏，回手把劍匝地掃出。那人的劍倏忽向下一彎，拍拍兩响，立刻把二人的劍撩開，跟着又來一個手勢，低聲喊出：「嫂子，是我來了。」花蝴蝶定眼一望，才看出是雲裳，當堂愣住。她自從知道雲裳是個女扮男裝之後，心裡便好生妒忌，生怕亞密當投到別個女人的懷抱去了，剛才以為大鐘下蓋着的女子是雲裳，正想一劍將她了結，怎知如今來的竟然是雲裳，那麼大鐘罩着的又是誰個女子？一時使她摸不着頭腦，發聲不得。

雲裳見她發愣，連忙把劍斂下，看了莫人俊一眼，也覺得納罕，便道：「嫂嫂，你們怎會找到這裡來的？哥哥想得你好苦，嫂嫂為什麼不去和他相見？」雲裳有點誤會花蝴蝶變了心，但奇怪她怎會和莫人俊混在一起。誰知花蝴蝶心裡還在恨她女扮男裝，只用雙眼瞪着她，未有回答。莫人俊忙應道：「雲侍衛不知，嫂夫人和我一起從賊人手裡逃出，一路趕到來，說話一言難盡。」雲裳把眼望着花蝴蝶：「原來嫂嫂一路趕來，今天真是湊巧，哥哥正得到探報，派我乘夜到來救出新嫂……」她的神經過度緊張，又因花蝴蝶離開亞密當多時，說話間一時口快，竟把「新嫂嫂」三個字說出兩個，才知失檢，所謂「駟不及舌」，已經收不回。花蝴蝶當堂面色一沉，喝聲道：「誰是你的新嫂嫂！你這

臭蹄子不都是一窩兒的狐狸妖精，把我丈夫迷惑住了，恬不知羞的，你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，還以爲老娘不曉。」花蝴蝶一頓臭罵，揭穿了雲裳是女扮男裝，氣的雲裳面上一陣紅一陣白。含嗔道：「哥哥幹的事，和我有甚麼相干？我不過奉命到來探查荊娘子的下落罷了。」花蝴蝶聽到她說荊娘子幾個字，似乎十分驚詫，愈是追問道：「你說清楚一點！誰個是荊娘子？」雲裳以爲她在生亞密當的氣，只得應道：「就是西北女盜玉狐狸荊釵。」怎知花蝴蝶聽了，當堂面色大變。雲裳和莫人俊正覺得詫異，忽然階上的大鐘錚錚扣响，玉狐狸在內裡幽幽的道：「我就在這裡，還不快些把我救出！」聲才發出，人影一幌，花蝴蝶已竄身上了屋簷。莫人俊喊道：「嫂子休走！」花蝴蝶那裡肯聽，早已失了影子。莫人俊急了，雙足一點，來一勢旱地拔葱，追前去了。

這下剩了雲裳一人，適才給花蝴蝶罵得滿肚子是氣，見她賭氣走了，以爲她恨自己來救玉狐狸，也管不得許多。原來雲裳跟隨着亞密當到了華陰，這地方是個重鎮，近着華山北麓，岳鍾琪在這裡設了兵站。上日亞密當抓到了武當劍客雲霄，即日交給官兵解上華山牢營囚禁。亞密當要救出玉狐狸，立刻傳令部下的便衣巡檢，分頭打探。這些清宮派出來的耳目，本領非凡，不久便探悉白泰官等人的行踪，亞密當先派雲裳前來一探內幕，估不到在此見到了花蝴蝶二人。

雲裳走近大鐘面前，運力試一移動，那大鐘有千餘觔重量，獨個兒沒法舉得起。只得在外說道：「荊娘子，我是亞密當的兄弟，你能否在鐘裡出一點力？」玉狐狸在鐘裡應道：「我的手足都上了鎖，站着抵一下還可以。」雲裳看看大鐘週圍，畧一沉思，有了主意。她看見兩廡有一面鐵欄，正用得着，忙的拔下一根鐵條，放在大鐘脚下，又對玉狐狸道：「荊娘子，請你站起來，用力抵着這一

邊。」她向鐘背敲了一下，示意玉狐狸向這邊力抵。跟着就把馬步一低，運勁雙臂，攏着鐘身出力一推，經過二人內外的推抵，大鐘果然微微仰側，露出半寸的罅隙。雲裳把纖足一鈎，把鐵條撥進鐘下，墊着了鐘口。她舒了一口氣之後，對玉狐狸道：「荊娘子，這番向前推動便成了。」她走到大鐘背後，緩緩發力。那口鐘給圓鐵條墊着，便骨碌骨碌地向階下移動，面前便是石砌。雲裳道：「大鐘就要倒了，娘子準備跳出！」說話才罷，大鐘已推到石砌邊沿，失了重心，立刻向階下傾倒，轟隆一响，把石階撞裂一幅，玉狐狸已縱身出來。

這時候，雲裳才看到走出來的人，是個年近三十的女子，雖然帶點憔悴，却是姿容秀麗，眼如秋水，心想：「難怪亞密當着了迷，綠林裡也有這樣絕色的女人。」忙的把劍拔出，給玉狐狸撬開了鎖，荊釵向他道謝，問道：「你就是雲侍衛？素聞亞密當道及威名，今天得你前來救援，眞是難得。」雲裳遜謝一過，答道：「這裡不能久留，娘子快隨我走。」玉狐狸問道：「剛才的女子是不是華燕支？她往那裡去了？」雲裳吃過花蝴蝶的氣，以爲她又在生妒，不便多言，只道：「她走了，我們還是快些離開吧。」

玉狐狸跟着他上到簷頭，口裡道：「原來亞密當的渾家，就是這個丫頭。」雲裳覺她出言有因，問道：「娘子和華燕支有甚交情？」玉狐狸道：「何只交情，她是我姊姊的徒兒，我姊姊給她氣的死了，怪不得她聽了我的名兒，便悄悄地離開。」雲裳正待回答，忽見眼前人影幌動，兩個夜行人左右縱來，喝聲：「亞密當休走！」衣帶飄飆，瞬已臨近，是兩個穿上夜行衣的漢子，其中一個戴上面罩，露出雙目，手裡長劍一盪，直奔過來。

雲裳驟看兩個夜行人的身形，知道來者都是高手，不敢大意，脚步一留，已把佩劍掣在手裡。他見玉狐狸沒有武器在手，忙的把她一拉，隔在身後。玉狐狸道：「雲侍衛不要驚，來的我都認識，待我上前和他們打話。」說了一個縱身，上前道：「甘大俠和李座主請了，亞密當沒在這裡。」來的果然是甘鳳池李來風，那天他們在路上吃了亞密當金蟬蛻殼之計，追踪到來。當下哈哈笑道：「好個玉狐狸荊釵，你賣友求榮。壞了江湖規矩，今天還有面目和我們相見。」長劍一捲，身隨劍起，穿空直撲玉狐狸。雲裳見玉狐狸手裡空着，連忙把劍撤出，一招「彩虹貫日」搭着來劍一擋，覺得劍波微震，立把身形卸下匝地掃出一劍，銀光滾滾。甘鳳池看他還招迅捷，急的斜裡縱身，劍鋒向下一點，就把雲裳的劍煞着。甘鳳池這時的劍法已是登峯造極，他把少林達摩劍施出，瑟瑟生風，劍光吐出，黑夜裡如白練繞空，盤旋飛舞，他以爲雲裳不過是淸宮裡的二級劍手，認爲三招兩式，便可把他刴倒。怎知雲裳練的是崆峒派外道追魂劍法，神出鬼沒，變化精奇，只見他步法轉換，身形飄忽，自已的劍不時戳着空檔。再看他的出手，却着着跟隨自已還招，雙劍不時撞的鏘鏘發响。甘鳳池擋上幾招，已明白這一手是追風劍的一路，借式還招，貼着敵人的劍路挑纏劏戳。當下暗施內勁，直滲劍鋒，出手驟變，劍波一震三彈。一霎間雲裳的劍着着給內勁震開，連忙提劍封門，凝神歛氣，一片銀光，把全身裹着。

那時李來風正殺的玉狐狸手忙脚亂，他想把玉狐狸生擒，玉狐狸人急計生，把一條腰帶揮動，着着撩開來劍。接上幾合，腰帶已給寸寸戳斷，剩回幾尺。李來風的劍如雪花飛墜，她只有憑着騰躍閃躲，卸開幾劍，看看已不是敵手。李來風喝道：「荊釵，你還不束手受擒！」玉狐狸驀地將腰帶向他眼前一幌，飛身一脚，直踢李來風的手肘，疾如電掣。李來風想沉劍下撩，却給腰帶纏着，急的一拉，戳斷了腰帶，迅速拿劍向下一抵。他沒曉到玉狐狸弓鞋上鑲了鋼錐，拍的一震，長劍幾乎脫手，脚下連退幾步，玉狐狸已乘勢縱開。她暗地把押髮針拔下來，一個跟斗縱起，向甘鳳池面前一揚，喝聲：「甘瘤子，看暗器！」這時甘鳳池正把雲裳壓的着着後退，劍法加緊，要把他生擒過來，驟見玉狐狸喊了一聲，以爲眞的有暗器，一低身把劍攔門封上。雲裳得了空隙，虛幌一劍便走。甘鳳池那裡肯饒，一幌身追上，玉狐狸揑着髮簪，轉身一記陰手從脅下射出，甘鳳池看她不到，嗤的已經打到眼前，半空閃躲不易，急的把頭一側，定着身形落下，那鋼針已穿在他的頭巾上面，幸而給頭髮攏着，傷不到頭骨，暗說一聲：「你這賊婆娘忒險毒！」一看雲裳和玉狐狸都已竄開兩丈之外，李來風正在提劍趕上，連忙把鋼針拔下，長劍一揮，跟着李來風一起追上。

如今且說花蝴蝶華燕支聽見大鐘裡囚着的是玉狐狸荊釵，心裡一驚，上屋便走。原來花蝴蝶是往日祁連山盜魁托依羅的義女，托依羅是新疆北部維吾爾族，本來是回族日月幇的幇主，早年遏必隆西征，回族英雄給殺的四處逃亡，托伊羅帶領殘部遁到甘肅北部祁連山，和那裡的女盜魁「玉蠍子」荊布成爲夫婦，當了寨主，和駐紮西凉的官兵對抗，所有張掖酒泉以北的地區，都是他的勢力範圍。他的渾家「玉蠍子」，有個妹妹叫玉狐狸荊釵，年紀比她少六歲，兩姊妹從小便跟崆峒派的一個女道士練武藝，「玉蠍子」精於一手八門刀，手段異常毒辣。那年淸兵攻入西凉，老英雄華天挺兄弟誓死反抗，後來禁不住大軍的包圍，華天挺全家突圍出走，花蝴蝶年紀不過十歲，隨着她的父親華天柱，義兄雲霄，沿途衝過淸軍陣地，向北撤走，華天柱力戰身死，雲霄也不知下落，老家人抱着華燕支策馬

飛奔，給清軍苦苦追逐，突然來了一枝人馬，正是托依羅和「玉蠍子」，把清軍擋了一陣，救了華燕支，主僕二人從此便在祁連山大寨過活。

「玉蠍子」沒有兒女，收了華燕支作女兒，便是後來紅河堡的女盜花蝴蝶。她自小已有些武技根底，後來托依羅和玉蠍子兩姊妹盡把本領傳授給她。托依羅是回族人，部下有幾個先鋒，都是過慣草澤生涯的維吾爾族青年，見華燕支長得出落不凡，都存心染指，可是華燕支已從老僕的口裡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；托依羅要她照維族的習慣，在成年的時候舉行野火會，選擇配偶，她不想嫁給回族人，這一晚她就偷偷地和老僕人出走。祁連山滿地積雪，走了兩天，還沒法離開山區，托依羅的部下已經奉命追到，抓着老僕人殺了。華燕支一氣，便和他義父的部下鬥了一場，也把其中兩人結果了，奪了馬匹便走。托依羅親自趕到來，她知道義父的性子，奪命的飛奔，托依羅飛馬在後，一不留神，人馬滾下冰崖，當堂送了性命，華燕支雖然逃脫，可是「玉蠍子」恨她害死了義父，和玉狐狸到處找她，尋了幾年，都沒法知道下落。後來「玉蠍子」氣的病了，就在路上病歿，玉狐狸不久也在陝北河南一帶出沒，成爲當地綠林之雄。花蝴蝶怕玉狐狸終有一天找到她算帳，所以有心結束綠林生涯，跟隨亞密當，好得脫開惡勢力，估不到狹路相逢，玉狐狸荆釵偏偏愛上了亞密當，這眞使她又氣又驚，一怒便走。

莫人俊見她一聲不响竄到屋上，跟着喊她，花蝴蝶也不答應，展開輕功，霎已離開村外的祠堂，向坡下飛奔，那裡是一條村落，驀地來了幾聲犬吠，前面颼颼的來了幾條人影，迎面奔來。莫人俊在後一聲口哨，通知她不要向前，怎知花蝴蝶正想找人厮殺，一看來的是兩男一女，手裡早已拔出短

劍，身形一縱，左手提劍，右手揑着一把蝴蝶鏢，認得前行的女子是呂四娘，知她爲了自己弄倒朱蓉鏡出走，見面定不會放過。當下一勢螳螂飛躍，身子一伏，就在這時把蝴蝶鏢打去。這小暗器黑夜裡嗤嗤發响，像一羣黃蜂振翼飛撲。呂四娘也是打暗器的好手，一聽聲响知道來了暗器。前足點地，仰身一翻，短劍在前展開扇形震波，把蝴蝶鏢擋了幾枚落地，其餘的掠過頭上，颼的飛過。她身後跟着的是王崇明，昔日吃過華燕支的虧，立刻喊道：「快向前伏低！」一聲未罷，幾枚蝴蝶鏢已拐彎打到身旁，呂四娘急把劍斜裡一盪，誰想臂上已給一枚蝴蝶鏢撲到，嵌進肉裡，還幸射力不大，沒戳到筋骨，當堂覺得刀剜一般，眼前劍影晃動，花蝴蝶風一般的竄到來，一記「白蛇吐信」，直點她的面門，來勢非常的疾。

這忽兒，王崇明的劍從旁穿上，貼着花蝴蝶的劍嚓的招開，喝叫一聲：「不要臉的賤婦！你偷走出來，還敢把鷹爪兒放走，我們正要找你算帳！」嚓嚓兩劍，「野馬分鬃」，「江心撈月」，橫戳一劍，翻手直點下門。花蝴蝶被壓得連連後退，一看莫人俊已和一個全身短服的漢子交手，這個正是白泰官。心想：「面前的都是一流劍客，今夜要不把本領施出，料難脫走。」卽時一劍撤出，把八門劍的招數展開，脚踏離宮，身徧巽位，走生門，露死洞，口念劍訣，透王崇明蹈進來。王崇明看她劍路一變，跨步純熟，劍走中宮，門戶封閉得十分嚴密。接上五六合，漸漸看出了她的劍路，連忙拿太極十三勢的絕招施出，走遍八門，步法不亂，劍吐游絲，連綿接續。只見花蝴蝶劍鋒走處，青鋼劍如影隨形，着着把來劍煞開。花蝴蝶一口氣把八門劍展出，怎禁得王崇明祖傳一手太極劍的純熟，漸漸已處在下風，王崇明記恨昔日三音池畔，給她拿蝴蝶鏢打傷過自己，今天正好出了這一口氣。他在黑夜

裡雙目如電，劍鋒所指，帶着點打穴道的手法。這時候，花蝴蝶已知不是對手，眼看王崇明卸身跨步，劍尖一沉，颼的又向自己下盤戳到。她連忙劍從左肩斜發，㩳的向下掃出，貼着一撩，左掌捏着的蝴蝶鏢隨着劍風射出，一陣黃蜂振翅的微响，黑夜裡無影無形，向王崇明面前打去。

王崇明早把夜視本領展起，留意花蝴蝶的舉動，見她掌風一盪，立刻全身向地面急伏，借勢向側一滾，蝴蝶鏢嗤嗤從旁飛過。花蝴蝶得了空隙，一聲口哨，招呼莫人俊逃走。十丈之外便是村落人家，她轉身一個小提縱躍出圈子，回頭一望，莫人俊也使個敗式，煞開白泰官的劍，縱身跟着奔來。

他們沒曉到白泰官王崇明二人在江湖裡是有名高來高去的好手，黑夜輕功，比她們來的更快。二人奔到村口，縱身上了圍牆，想藉着房舍掩過視線。誰想眼前黑影冒出，王崇明已攔在面前，說道：「花蝴蝶，你想走嗎？」心裡一驚，向前虛晃一劍，斜身躍過一處簷頭，只覺腦後一股劍風，疾然捲到。



花蝴蝶的足背被攫着，不禁痛澈心脾。

忙的回身一勢「倒捲珠簾」，迎着擋去，雙劍拍的一震，王崇明已經追到了，知道非把絕技施出不可。她這時側身站着，卽時一劍掃出，運氣一沉，勁透足尖，身形一擺，驀地一記撩陰腿打出，快得眼看不到。這一脚隨劍暗襲，也叫作「劍底金蓮」，是她師傅玉蠍子傳授的煞手。若在別人，定會受了這一暗着，但王崇明苦練了七八年脚法，配合太極劍的招數打出，敵人怎樣出脚，只要看肩膊動作便知來路。他一看花蝴蝶擰身，脚下早已展出「喜鵲過枝」，斜躍一步，來個「倒撵猴兒」的姿勢，彎腰一掌，「江心撈月」，閃電般把花蝴蝶的足背攫着，真像是鐵鉗一般。花蝴蝶痛澈心脾，捨命一劍向他頭上剁去，王崇明已是橫劍等着，貼着一剪，順勢把她一提，花蝴蝶全身離地，失了重心，短劍立刻給剪脫了手，王崇明已把她舉在半空，正待摔下。

那邊莫人俊正給白泰官截着，接上兩合，莫人俊一劍封門，身形一拔，直竄而起，白泰官抓着袋裡的鐵丸，順勢打出。莫人俊也是崆峒派裡的高手，半空回劍，擋去一枚，第二枚已打在臂上，一陣痠痲，還幸力度不勁，翻身落地，就向坡下一滾，沒入小樹叢中。白泰官也不再追，回頭看見王崇明把花蝴蝶舉起，他一想：「我也教你一嚐暗器的滋味兒。」轉身迎上，手裡一揚，兩顆鐵丸看準打出，剛打在花蝴蝶脊髓骨上，痛得她眼水直流，哎唷一聲，雙足頓時支撐不住。王崇明乘她身子倒下，伸手在她腦後一按，施出太極門封閉穴道的手法，花蝴蝶覺得天旋地轉，當堂失了知覺。

呂四娘臂上受了蝴蝶鏢傷，裂開衣襟把傷處裹了，看見花蝴蝶落網，拿着短劍奔過來，要把她了結。白泰官忙攔着道：「四妹子，你忘記了雲兒弟落在亞密當手裡嗎？這賊婆娘是亞密當的妻子，殺了她會使雲兒弟喪命。」說了教她縛了花蝴蝶的手足，拿回村裡關起。

話分兩頭，這時甘鳳池和李來風正遇到大敵，原來他們追趕雲裳和玉狐狸，一路向城牆奔去。雲裳的輕功本領十分出色，可是玉狐狸趕她不上，沿途要掩護着她，奪命飛奔，希望進了城，便有官兵接應。不久已到了城牆，城頭不高，玉狐狸飛身一縱，抓着了圮堞翻身越上，怎知甘鳳池一勢「白鶴冲霄」，箭般衝到，疾施一記「雲龍探爪」凌空下攫。雲裳忙的撲前一劍直戳，甘鳳池長劍撤出，貼着撩開，左掌已抓在玉狐狸身上，提着一帶，「夜鷹穿空」全身拔起。雲裳縱身發劍，趕上救援，甘鳳池回身掃出「鳳鳥還巢」，嚓的擋開。李來風見雲裳一連追着幾劍，電閃奔騰，防甘鳳池有失，斜裡衝到，攔門一劍截着雲裳去路。

甘鳳池抓着玉狐狸在城頭幾起幾落，正待向原路撤走。黑夜裡一股光影從城廂那邊穿空飛落，人

影在平空一幌，劍風如電奔到，看也看不出來者是誰。只覺劍風澎湃，拂面生寒，知道來的是個非常勁敵，人急計生，把玉狐狸提着迎頭擋去。來人倏忽出現，劍光一彎，繞到身後，這才看出面前的是亞密當，心裡一驚，本能把劍隨身轉，一記「王母拂袖」，拿柔門劍一擋，手肘當堂微震，火花射出，映着亞密當的面容，陰森可怖。他久經大敵，曉到亞密當手裡的是黃龍寶劍，一觸立即卸開，身形一矮，乘亞密當落下之際，匝地掃出一劍。誰想亞密當已是怒火遮目，寶劍向前一封，來一記「問路斬樵夫」，直劈而下，勢沉力猛，甘鳳池的劍給他在上一剁，迫一响折爲兩段。亞密當劍若輕烟，一盤一扎，點到他的胸膛，甘鳳池拿着半截斷劍使命一架，亞密當已欺身冒進，猿臂輕舒，把玉狐狸奪在手裡。黃龍劍跟着一彎，戳取甘鳳池肩膊。這番甘鳳池不能不鬆手，前後不過三招，甘鳳池鬥了半宵，筋疲力竭，那裡當得亞密當的一股銳氣。

雲裳和李來風鬥了幾合，見亞密當得手，喊道：「哥哥，不要讓賊子逃去！」亞密當把玉狐狸一送，讓她站到地上，提劍再上。甘鳳池已縱起一個跟斗，避過亞密當，落到雲裳身旁，斷劍展開，點戳雲裳的穴道。他想出其不意擊倒雲裳，却不知這個女扮男裝的崆峒門下，本領非凡，手裡的奪魄索一拋便起，搭着甘鳳池的劍，嚓的捲到半空，那索子夭矯急轉，又向甘鳳池的頸項繞到。還幸李來風一劍掃出，剛好戳到索子的中段，這才解了甘鳳池一着。

李來風見不是路，乘時拉甘鳳池縱下城牆，亞密當見救出了玉狐狸，也不追趕。叫道：「甘瘤子，回去取劍再來，我亞密當懼你的不算好漢！」他向甘鳳池再度挑戰，如果不答應的話，便算不得江湖漢子。甘鳳池遠遠應道：「亞密當，今天饒你得意，三天之內，定來向你領教。」

這一晚，兩場黑夜的戰鬥，雙方都是偶然相逢。甘鳳池沒曉到白泰官擒了花蝴蝶，而白泰官也不知玉狐狸被救出。原來這天白泰官路上接應呂四娘，離開了洪門的香堂，估不到有人摸進來把玉狐狸救出。正是：

來去無踪　得而復失

第十五回：玉女峰雙雄狠虎鬥

呂四娘夜探太華山　玉狐狸救人華嶽廟

且說甘鳳池回到洪門會機關內，見着白泰官呂四娘等人，知道把亞密當的妻花蝴蝶擒獲，稍爲欣慰。這時敘在一起的，還有太極手王崇明，往日清宮劍客李來風，和呂四娘的丈夫朱蓉鏡。久別重敘，互訴別離，但想起武當劍客雲霄前些時給亞密當抓去，而且至今未探出黃面客宗流的下落，不免暗暗焦急。幸而花蝴蝶作了人質，料亞密當暫時不敢把黃面客和雲霄二人加害。

過了兩天，李來風得到洪門中人的消息，知道岳鍾琪已到了華山，各地的重要犯人紛紛押到關上的大牢囚禁。呂四娘急了，便道：「我們從京裡追踪到來，而且沙哈洛臨行時要我們把宗流土司救出，如今看着亞密當到了華山，我們還是一籌莫展，比起沙哈洛冒死刼奪法場，把我們幾人救出，眞是慚愧得要死呢。」白泰官應道：「四妹不要急，甘大哥已約了亞密當決一死戰，這兩天來我們正商量一個法兒賺倒亞密當，這個滿洲劍客的身手不凡，手裡又有一口黃龍寶劍，現時我們兄弟之中，誰也沒帶得好的佩劍在身邊，擋着他就得吃虧了。」呂四娘含怒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我們已是沒希望救出宗流前輩了，白二哥向來不是這麼胆小，怎麼如今畏起亞密當上來？」白泰官給她一激，面上火一般赤，忿忿地道：「我姓白的從來沒畏懼過誰一個，你說我胆小，看我今夜裡獨個兒摸上華山，找着亞密當撕拚。」呂四娘見他動怒，才改容道：「二哥，剛才我不過激你，你要往探華山，讓我跟隨在一

起。」

朱蓉鏡見四娘要去，也說同行，甘鳳池把他一拉，對各人道：「二弟素來粗中有細，四妹也是個機警的人，你二人同去，我就放心了。」當下寫了幾個字兒，約亞密當後天到玉女峯上比劍，又囑二人不要和亞密當明鬥，先探出山上牢營的情況，回來再商量行事。

華山氣象雄偉，山峰直削，屹立如仙人的手掌，兩峯的山溝，築了一道土關，把握着登山要道，岳鍾琪奉了雍正密旨，在那裡建了一所牢營，這就是後來的集中營。牢外高牆圍繞，囚禁犯人的地方，利用山巖石壁，深藏地下，長年不見天日。

白泰官呂四娘二人，換上了夜行衣，乘着夜色，沿路避開守衞的視線，扒到半山，俯看山腰下燈光點點，知是牢營的所在。二人展起「壁虎游牆」輕功，緣峭壁落下，只見牢營外築了城牆，碉樓四佈。他們偷窺了一會，看到城牆內新建一幢樓房，連着三間廳子，花草圍繞，窗子都加上帷幔，門前守着兩個穿「巴圖魯」軍裝的守衞，料這裡就是岳鍾琪的房子。呂四娘向白泰官打個眼色，跟着來一勢「乳燕歸巢」，從七八丈高飛身落下，雙足在廊頭一點，一個縱身，已竄到樓外的楹前伏着。站在底下的守衞只覺一陣風過，像是夜鷹穿空，看看四週，沒有什麼影跡，以為是夜鷹飛過。原來呂四娘輕身功夫十分了得，一瞥便杳，守衞官兵那會看得着。白泰官見呂四娘橫掛着身子，向窗裡望進，回過來向他打個手勢，也就飄身落到後樓，身輕如燕，脚下沒半點聲息。

他來一勢「倒掛金鈎」的身形，向閣裡望去，只見室裡紅燭高燒，公案坐着一位穿了便服的官員，正把一封書函套上，口裡喊了一聲，門外走進一個親隨，屈膝聽命。白泰官知道這官員就是岳鍾

琪，想起他當日率兵圍攻少林寺，不禁眼中冒火。只聽岳鍾琪吩咐親隨道：「李貴，這封書限在天明以前，遞到亞密當領班那裡，告訴他那批餉銀到了，今天京裡來了皇上諭旨，着他尅日回京，那叛賊張熙，皇上命本帥先在這裡審問，再行押解，你記着對他稟告清楚，不得延誤。」

那親隨應了一聲：「小的知道了，今夜就出關投遞。」岳鍾琪點了點頭，那親隨走後，跟着又有一個武官進室，向他稟道：「報告大帥，剛才鳧夷眞人派道童來說，皇上賞賜已經拜領，請大帥替他上謝聖恩。」岳鍾琪道：「本帥知道了，眞人那邊的供奉，你千萬小心備辦！」

白泰官正待聽下去，耳畔颼的一股風，原來是呂四娘飛身到來，扯着他一起縱開，二人一勢「旱地拔葱」，竄登山崖，附着峭壁離開了牢城。白泰官問道：「四妹，你為什麼要走？」呂四娘道：「這時下手不得，亞密當不在這裡，鳧夷子還沒走，這老道士十分厲害，現在打草驚蛇，我已想到了法兒。」白泰官邊走邊問道：「你想到了什麼？」呂四娘道：「我們趕着下山去，把那送信的親隨抓起，由你假扮一下，向亞密當投書，約他和甘大哥交手，那時我和你再偷到這裡來，把岳鍾琪制服，救出宗流前輩。」她對白泰官告訴一遍，約定依計行事。

這時候，亞密當已知道了花蝴蝶被捕的消息，他自那晚在城頭上刲倒了甘瘤子，把玉狐狸和雲裳救出，一起回到華陰守備營裡，他看見玉狐狸花容慘淡，默默含愁，還以為她埋怨自已多日來沒有把她營救，於是百般安慰。玉狐狸忽然流起淚來，伏在他的懷裡道：「郎君，我和你的緣份就是這麼短，眞使我的肝腸欲斷了。」亞密當訝道：「妹妹何出此言！難道你怨我遲來把你救出？」玉狐狸道：「我並不為着這些小事，你的夫人來了，今天我才知道華燕支嫁給你。」亞密當更是吃驚，問道：

「妹妹，日前我已對你說過了，我的妻在京時已經出走，我雖然也愛她，可是至今還沒她的消息，難道你已探得她的下落？」玉狐貍當堂哭起來，哽咽道：「我今夜雖然看不到她，但已聽到她的聲音，你快些把她尋回來吧！」

亞密當覺得奇詫，忙出室追問雲裳，才知道花蝴蝶和玉狐貍以往有這一段歷史，心裡忐忑不安。正想出外探尋，忽報營外有京裡侍衛前來謁見，亞密當着迎進來，却是莫人俊，臂上裹了創傷，面容憔悴。亞密當剛才從雲裳口裡，知道莫人俊經已脫險。忙問道：「燕支那裡去了？」莫人俊哭喪着臉，把花蝴蝶被白泰官挐去的經過說出，亞密當一驚，又感花蝴蝶為了要向自己解釋，遠道到來，未曾覿面，便落在賊人的手裡；他不禁咬牙切齒，要找白泰官等人算帳，因此留在城裡，沒有到華山去見岳鍾琪。

晚上，雲裳在室裡正待卸衣，門外敲了兩响，却是莫人俊到來。雲裳暗裡一楞，心想那晚花蝴蝶出言譏諷，莫人俊定然早就知道自己是女扮男裝的。便道：「莫領班貪夜到來，未知有何要事？」莫人俊答道：「我們份屬同門，前些時蒙古妖尼把我擄去，幸得你嫂嫂救我出來，如今她落到賊人手裡，亞密當又給玉狐貍纏上了，我怕他淡忘了營救你嫂嫂的事，所以乘夜到來和你商量一下。」雲裳見他說得一本正經，借故道：「這裡耳目衆多，營門外樹蔭之下，可以細談，領班請到那邊小候。」莫人俊含笑走了，雲裳披上外衣，出到守備營外，果然看見莫人俊坐在樹下，見了她便迎將上前，拉着她的手道：「這裡沒人，我們坐下細說。」雲裳甩着把他摔開，道：「不要動手動脚，你有什麼話要說？」莫人俊道：「我已探到了一些線索，原來那甘瘤子就是甘鳳池，聖上早就疑心昔日斬首的是

個替身，這次甘鳳池和白泰官等人都來了華山，他們和洪門幫的人混在一起，我今天出外打聽了大半天，才知華嶽廟就是賊人躲匿的地方，說不定華嫂子也給關在那裡。」雲裳忙道：「莫領班眞有本領，但為什麼不去告訴亞密當哥哥，讓他前去把嫂嫂救出？」莫人俊答道：「你知道我在這一帶混了多年，黑道人物多有交道，現時我還沒打聽得十分準，不敢打草驚蛇，如果你答應和我合作，這次我二人可以把皇上要緝獲的賊徒一網擒起，立下大功。」

二人說時，樹後叢林，息索作响，雲裳嚓的拔出劍，竄身樹後，黑暗中人影一閃，沒進樹後去了。莫人俊跟着進來，搜索一遍，林裡野樹荊棘，一片黑暗。雲裳不敢深入，說道：「剛才是奸細偷聽未定，我們回營去吧。」莫人俊忽地牽着她的衣角道：「師妹，原來你就是紅裳，我下山時你還是七八歲的女孩子，若非華嫂子相告，我幾乎一時失察了。」雲裳驚道：「你要怎的？」莫人俊涎着臉道：「我有這麼一個美貌的師妹，你不要驚，你的秘密我一定替你守秘，只要師妹今後時常和我親近，我便心滿意足了。」

雲裳知道他已窺出了自己秘密，作色道：「你知道我是紅裳，就不要瞎纏，這是我師傅島夷子的主意，他老人家已來了華山，你若揭發出來，就心你的腦袋才是眞的。」說了一個箭步回營裡，拋下了莫人俊在處定眼望着她苗條的背影。

翌日一早，營外傳報岳將軍派人賫書到來。亞密當傯傯穿上衣服，出室接見，只見進來的是個親隨打扮的人，相貌魁梧，有點面善。見了他只躬身一揖，袖裡抽出書函，從人接過呈上，亞密當抽出一看，果然是岳鍾琪的手筆，忽見信末貼上一片紙兒，寫道：「日落之前，玉女峰上相見。」寥寥幾

個字，下署甘瘤子。亞密當立刻醒覺，大喊一聲「拏人！」那人身形一低，呼的一掌劈過來。亞密當就把拿信的手向下一沉，搭着手肘撩開，臂上微覺一震。那人一個箭步，閃電般翻手戳出一記，「鐵指穿牆」向自己面門攫到。亞密當沒有帶劍出室，忙的輕身後躍，「撩雲掌」疾的向上招開。這時幾名守衛剛好持刀撲到，那人突然來個轉身，飛出一脚，幾個守卒的刀一齊踢的飛起，那人很快奪取了一張刀，左右一揮，守卒已倒了兩個，跟着提刀匝地掃出，來勢如風。亞密當縱身離地，雙脚在半空連環直踢，那人身形疾伏，橫刀上架，戳取他的雙足。亞密當翻腰打挺，斜身躲避，左邊一掌直劈而下，他的輕功疾起疾落，瞬已打到那人頭上，掌風過處，那人側身一閃，頂上紅纓帽子已給掃落，露出本來面目，正是白泰官。

亞密當大喝一聲：「奸細休走！」白泰官早已一溜烟衝到室外，亞密當如箭追出，眼看白泰官回身把腰刀迎面擲出，颼的脫手打到。幸而亞密當眼快，急的蹲身低伏，腰刀從頭上擦過，貫在門扇上，沒進半寸。亞密當脚步一緩，前面人影已竄到瓦上去了。那時雲裳才披衣趕到，問過剛才情形，知道追趕不上。雲裳道：「哥哥，我看白泰官和甘瘤子是一黨，他們路上把送信人幹掉了，假冒前來投遞。」亞密當點首道：「是的，你看這書裡加上的字，甘瘤子約我到玉女峰上相見呢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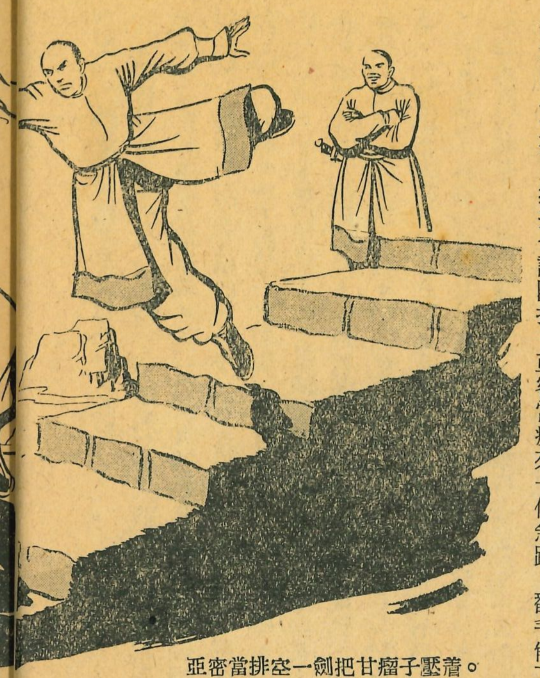
黃昏時份，亞密當和雲裳飛身扒到玉女峰，這山峯高出雲表，白雲飛過山頭，如輕烟籠罩。雲裳跟着亞密當一起一落，口裡道：「哥哥這次應約前來，可知甘瘤子是什麼人？」亞密當道：「他不是川中有名的俠盜，你問他怎的？」雲裳答道：「他是甘鳳池呢！」亞密當有點錯愕，問雲裳道：「你怎會曉到的？怪不得他的劍法有些來歷。」說話間已上到峰頂，亘石嵯峨，中間一道山脊，下臨千丈

石崖，形勢險峻，却不見甘鳳池等人的影子。

亞密當看了一會，沉吟道：「難道甘瘤子約我到來，不過是調虎離山之計？他不來時，定是胆怯。」這當兒眼前人影出現，亘石後竄出三個人，突來洪鐘般的聲音道：「甘瘤子在此！」亞密當展眼一望，說話的正是甘鳳池，餘外三人，認得是太極手王崇明、女俠冒蓮，都穿了直綴短服，束褲快靴，腰懸佩劍。雙方距離一箭之遙，亞密當見他們劍未出鞘，雙眼一眶，沉聲道：「好個甘鳳池，你約我到來，不要後悔才好！」甘鳳池微微一怔，道：「亞密當，你既曉得我是甘鳳池，可也知我爲甚麼要隱姓埋名，伏匿山澤？」亞密當道：「誰個管你，橫竪你今天下不得山，我沒空兒聽你的混話，快拔劍出來！」甘鳳池道：「我今天約你到來，想你曉到我們的一番遭遇，雍正昔日和我們是結盟兄弟，我們江湖人助他登了帝位，後來都死於他的毒手，只有我們幾個人逃出，就是我甘鳳池，也曾懸首永定城門，若不是我有易形之術，今天也不能在此和你比劍了。你是葉赫布揚古的門人，自然學得你師傅的武林品質，今天魔王重用你，將來鳥盡弓藏，不久你也會遭受到和我們一般的命運，所謂兎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難道你不曉得？如果你能够離開清宮，不致助紂爲虐，那麼我們江湖人都願意和你交個朋友。」

亞密當一面聽，心裡想道：「你這厮要來游說我，直是枉費心思，我是滿洲人，難道要和你漢人一般的思想。」當下叱道：「甘鳳池，你休得在處鼓起如簧之舌，昔日我師傅臨終，也囑我要效力本朝，今天你自來送死，任你怎樣花言巧語，都難逃出我的劍下。」他見雲裳對自己打眼色，立刻把黃龍劍掣出，跟着向前一指道：「來！」

王崇明已是氣往上衝，脚下一縱，劍隨出鞘，對亞密當叱道：「你這鷹爪頭兒口出大言！」底下一句還沒脫口，劍已撒出，衝着亞密當扎落。亞密當坐馬一迎，貼着擋開，翻手直刺一劍，劍風直射，王崇明急的斜身發招，護胸橫擋一劍，覺得擊力沉重，手腕微震。忙把身形縱起，隨勢掃出一脚，劍鋒下點，「寒江垂釣」，上下夾擊。亞密當身輕如絮，脚下一點，已飛在半空，劍如風捲，光影一圈從上罩落。王崇明一脚掃了個空，想不到亞密當反縱在自己頭上，劍風捲到，連忙挺腰側閃，提劍向上一架，擋去一記險招。亞密當疾來一個急蹲，翻手削下，壓着劍鍔使勁一送，王崇明處在下風，若不滾避，劍鋒已逼到面門。



亞密當排空一劍把甘瘤子壓着。

他究竟是名門之後，臨危不亂，全身驀地向後滾開，左足飛出，「魁星踢斗」，閃電般打到亞密當的手腕。亞密當看見脚風襲來，急的中途撤劍，斜身躲過一脚，王崇明已滾開盈丈之外。

甘鳳池見王崇明敵不過亞密當的快刺，早已飛身撲上，一記「轅門射戟」，擋着亞密當，雙劍刷的摭開。亞密當踊騰迅捷，黃龍劍一

彎，第二劍又掃出，口裡道：「就算你們一起上來，我也不懼。」一連兩劍都在騰身發招，正是長白派搏擊的絕技。甘鳳池忙把排雲劍展起，貼着卸開。瞬已煞去幾招，劍路隨着一變。這一路少林達摩劍法，雖然還有六個劍式失傳，可是十二勢劍訣，變化無窮，當日朝元僧傳授給他，拿來對付强敵時使用。亞密當劍隨身轉，映着晚霞，光影耀目，只見甘鳳池劍數施出，劍波震動，沒絲兒空擋露出，雙劍不時摭上，可是甘鳳池貼着即卸，總不硬接。王崇明冒蓮屏息站着，只見二人的劍愈來愈快，化作兩團光影，亞密當發劍一着緊過一着，甘鳳池漸給逼到崖邊，突然身形拔起，一陣劍花，洒開無數光影，在亞密當頭上戳落。這一記「雪花飛舞」的快戳，震開三十六點，昔日年羹堯拿來剉倒王春明，就是用這險着。這時亞密當騰身不易，一剎間已被來劍封着上門，急把身形驟矮，盤空出招，劍光旋轉，颯颯生風，他拿「蟾宮吐暈」的劍式護着頂門，劍鋒觸的刷刷發聲。

甘鳳池暗喝一聲：「着！」劍光忽地歛成一點，向亞密當撒開圓形的中點刺落，比電火照射還

快。亞密當手肘一震，連隨沉臂躍開，還幸身形來的快捷，甘鳳池的劍鋒僅僅挑到，護臂的皮套已給裂開，脫手飛墮，手臂給劍尖劃破了皮，血涔涔下，不禁一驚，飛身縱起丈餘，一個跟斗着地。牙齦一齩，細看臂上的傷痕，倘無大碍，忙換過左手提劍，對甘鳳池道：「今天俺不把你這厮了結，誓不回去！」

雲裳喊道：「哥哥，讓我來吧！」亞密當應道：「你不要動，數着二十下，看我幹掉了他！」原來亞密當剛才對甘鳳池的一番說話，口裡雖然斥罵，心裡却在思量，想到三音神尼臨別的話，說將來有日雍正會殺他，甘鳳池可能是好意勸自己，所以一時沒有施出殺手。如今受了輕傷，怒從心起，一劍穿空，向甘鳳池飛撲，疾如奔馬，劍風嘶嘶的震响。甘鳳池沒曉到他服過千年人參，刀傷不怕，見他輕輕一按臂上，當堂止了血，心裡不覺暗驚。一霎間人影飛到，他估不到亞密當來劍這樣快，提劍向前一架，還未發勁，劍已觸上，立刻連退兩步。亞密當一幌便到，劍從地面捲起，這一記懸崖飛瀑，瞬已戳到他的雙足，連忙作勢後躍，運劍向下一擺，誰想亞密當來勢太疾，劍端觸上，當堂削去半寸，心裡一驚，已退到懸崖，看的冒蓮二人冷汗直冒。亞密當如箭脫弦，嘶的又是一劍直搗，「金蛇吐舌」，劍鋒逼向甘鳳池的胸膛。這時候，暮色四合，雲罩山頭，甘鳳池足踏崖邊，一個丁字卸步蹲下身子，讓亞密當的劍從頭上穿過，他已把五指伸張，一記「天王託塔」，掌向上撩，攫奪亞密當的手肘。怎知亞密當眼明手快，右掌伸出，搭着一推，甘鳳池幾乎給他摔到崖下。亞密當左手提劍，跟着戳落。正是千鈞一髮，甘鳳池急施千斤墜外功定着身子，一手撐地，使命把劍迎面一擋，剛好煞着亞密當的來勢，可是半身已給壓到危崖之外，只藉着貼壁內功，雙足吸着地面不放，一面拿劍鍔抵拒

着亞密當。

王崇明二人看的胆戰心驚，可是站的地方，離開一箭之遙，正想拚命撲前相救。轉眼間烟霧迷朦中來了一條黑影，半空翻落，也不知從何處而來，暮色中但看到一縷青光，如天際流星飛墜。亞密當的黃龍劍迫的爆出火花，給青光撞的連人連劍一起顚開。他藉着輕功獨到，隨勢引起，瞥眼一望，來的是個身長玉立的女子，黑巾蒙面，只露出黑白分明的雙瞳和兩片櫻唇，穿的是玄色衣裳，紅腰帶，小蠻靴，手裡一口晶瑩耀目不可逼視的短劍，正在抓緊甘鳳池的手，輕輕一引便從崖邊帶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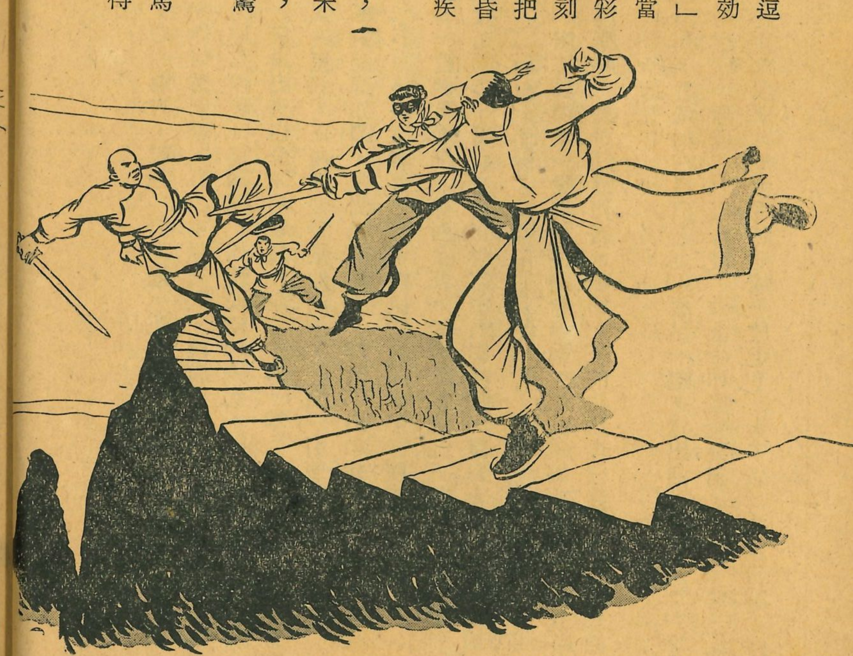
亞密當一怔之後，覺得這女子來劍速度如閃，是個絕頂高手，却猜不出和甘鳳池有什麼關係。不禁怒道：「那裡來的野婆娘！難道你不認得俺亞密當，識相的快些滾開，不要橫來干預俺的事。」那蒙面女子一聲不响，短劍微盪，便有一股劍風射來，拂面生寒。她對甘鳳池三人揮手，意思教他們退走。亞密當身形驀地竄起，寶劍如弧光彎落，擋着去路。半空中人影幌動，蒙面女子已輕身上引，短劍斜裡一擋，就把亞密當去勢阻着，一同飄落山脊。亞密當氣往上衝，一劍揮出，蒙面女子單足站地，「玉笏朝天」，貼着來劍轉身，亞密當驟覺一股暗勁從劍身滲進，忙的運勁相抵，雙劍丁字兒搭着，只覺手腕一震，黃龍劍拍的一震彈開，虎口隱隱作痛，曉到女子內功比自己强，立刻把劍撤回，甘鳳池三人已在暮色四合中消失。

這三幾個合手當中，亞密當已曉到來者武功在自己之上，虛晃一劍，竄出圈外，說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？且留個名字來。」那女子眼波溜轉，應道：「亞密當，皇上命你回京護駕，不得有違！」亞密當納罕道：「你休得胡言，若果聖上差你到來，剛才爲何把賊子放走？」女子道：「亞密當，你見到

皇上時，自會明白，我沒空兒在此逗留，今天記着我一句話，你永遠要効忠皇上，保護聖躬，是你的責任！」她說了從袖裡拋出一件東西。亞密當一手接着，却是一枚玉玦，色若彩霞，滑不留手，雕上了龍鳳各一，刻工精絕，一時看的發呆。雲裳過來把他一拉，那蒙面女子已失却所在，昏暗中羣山之上一條影子，彷似猿猴疾縱，倏忽湮沒。

他捧着那一枚玉玦，驚疑不定，忽然悟道：「她是孟麗絲，我雖然未見過她，可是皇上不時把往事說出，看來是她來了。」雲裳也是十分驚嘆，相將下山。

二人走到中途，忽見莫八俊飛馬到來，見了亞密當便道：「你回來得



斜裏一股劍光衝到，出現的是一個蒙面女子。

正好，荆嫂子今天走了，留下這一封書，我正想趕到牢營裡找你。」亞密當暗吃一驚，接過那字條一看，寫道：

『荆釵得事英雄，爲期雖短，已畢生難忘，尊夫人被囚華嶽廟中，今冒險往救，苟能脫險，妾將依照誓言，離君遠去，天涯海角，後會無期，望郎君勿以妾爲念。荆釵留書。』

亞密當念了便道：「她怎麼曉到華燕支的下落，倘遇到了白泰官等人，她會落在奸人之手。」雲裳恍然道：「是了，昨夜樹叢裡伏着的人，怕就是荆嫂子在處窃聽。」亞密當道：「現在我們趕去接應要緊，華嶽廟在那裡？」莫八俊向西一指道：「這廟宇在少華山下，離這裡還有幾十里。」亞密當一急，借了莫八俊的馬囑兩人回守備營相候，飛身上鞍，策馬向前奔去。

話分兩頭，玉狐貍自從知道花蝴蝶是亞密當的妻子，一想當日答應過亞密當，如果他的妻回來，自已便離開，亞密當是個英雄漢子，倘拿手段來把他佔有，會看自已不起。心裡交戰着，想到事無兩全，花蝴蝶年紀比自已輕，不若成全了她。剛巧聽到莫八俊說出花蝴蝶的下落，她決心幹一次冒險。這天等亞密當和雲裳去後，她便結紮一番，乘馬向少華山飛馳。這一帶地方原是她往日出沒的區域，綠林黑道多數認得。她到了少華山麓，找着當地的土霸一問，知道華嶽廟裡近來果然有幾個江湖人走動，等到黃昏，村外一陣蹄聲，只見兩騎人馬走過，正是白泰官和呂四娘，心裡不覺暗喜。

原來白泰官呂四娘二人，打算混進牢營救出黃面客，留下朱蓉鏡在廟裡，看守着花蝴蝶。她給鎖

在一間土房子的地窖下，已有兩天。玉狐狸換上了村民的衣服，到廟外敲响大門，香火道人問道：「娘子要是上廟，今天晚了，明早再來吧。」玉狐狸低聲道：「我來找人呢，村裡來了一個女子，說有消息帶來，要見一個姓朱的。」道人把門關好，進內告訴朱蓉鏡。玉狐狸已展出輕功，竄進廟裡。

朱蓉鏡出到門隙一望，外邊沒有人影，便叫道士開門一看。忽覺腦後一陣風，頸項冷冰冰的，已給人拿匕首抵着，一個女子的聲音道：「不要動！花蝴蝶關在那裡？」朱蓉鏡知道中計，口裡道：「她在後邊……」突然向前一縱，乘勢脫身。怎知玉狐狸人忒機警，早已關防着，跟着就是一脚打出，戳取要穴，朱蓉鏡給她在尻骨上的龍尾穴一觸，脊髓上的神經穴道受了打擊，即時倒地不起。那香火道士慌的跪下求饒，玉狐狸道：「本姑娘不殺你，快引我到那女子被關着的地方。」

玉狐狸看見朱蓉鏡失了知覺，立刻逼着道士開了地窖的門，花蝴蝶躺在舖上，雙脚給石鎖箍着。玉狐狸把鎖毀開，見花蝴蝶一臉驚疑的神氣，忙安慰道：「燕支，我特來救你的，以前的事不要提了，我要離開亞密當，你好好地回去重聚吧！」說了滴下淚來。花蝴蝶鑒貌辨色，看她不似作僞，答道：「難得阿姨前來相救，你喜歡亞密當，我寧願和你一起跟他便是。」玉狐狸黯然道：「我說過等你回到他的身旁，便離開他的，快些隨我走吧！」

兩人同乘一匹馬，離開華嶽廟，暮夜飛奔，走了十多里，林子裡一聲怪嘯，躍出一條黑影，衣袖張開，刮起一股風捲到，那匹馬當堂前足翻起，把二人拋下。玉狐狸定睛一看，暗吃一驚，來的竟是「鬼見愁」章回子。她定着身形站穩，對章回子道：「章爺不要作弄，我要趕路呢。」暗地牽着花蝴蝶，正想騰身逃避。章回子磔格笑道：「你看我手上的三個指頭兒沒了，今夜打算向你討回來。」衣

袖一揮，鐵板般掃在身旁樹上，樹幹瀝勒一响折斷，當堂倒着路上。

玉狐狸道：「今夜我要護送我的師姪兒回去，沒空兒和你交手，你要找我算帳時，過了今天，你要如何便如何，我玉狐狸定必奉陪。」章回子雙目一翻，紅筋暴露，狠狠地道：「賊婆娘休想花言脫身，你壞了綠林規矩，投身鷹爪，出賣朋友，別個江湖人放過你，我章回子饒你不得！」左邊五個指頭張開，縱身撲上。玉狐狸知道央求也是沒用，把花蝴蝶一手推開，短劍掣出，欺身迎上。章回子一掌攫下，她向側一閃，短劍迴旋，衝着章回子脅下扎下去。章回子見她捨命相撲，如果鐵爪插落，自己也得吃她一劍，只得半途撤掌，變作「袖裡藏珍」，奪她持劍的手肘。玉狐狸恃着身形輕快，在他脅下一溜烟的竄過，陰手持劍，轉身撼出。章回子是個刁鑽的怪物，他的「流雲袖」護着身後一拂，玉狐狸的劍觸上，就像戳到鐵板一般，立刻斜裡竄開，打算飛身逃遁，又怕花蝴蝶遭了毒手。

章回子一連施出幾下毒手，都給玉狐狸避過，一時殺的性起，怪叫一聲，樹葉簌落。老鬼張開雙袖，踴身追上，玉狐狸給衣袖風刮的足步飄浮，暗叫不好！黑暗中嗤的一响，章回子在後「哎唷」一叫，嘴唇給一件東西打中，折了兩枚牙齒，噴出一口血來。原來花蝴蝶在樹後把臂上幾枚銀鐲子打出，她有一手發射蝴蝶鏢的絕技，可惜鏢囊沒有帶來，便脫下鐲子作暗器使用。玉狐狸得她暗裡相助，乘時回身一記「鳳凰啄翼」，短劍向後戳出，章回子估不到她轉身發劍，拿衣袖掃出，玉狐狸劍鋒一舉，青霜劃過，章回子右手的尾指兒又給削落，僅剩回一個拇指。

他像瘋狂一般，身形旋轉，凌空張袖，蒼鷹般直撲玉狐狸。他的衣袖捲到玉狐狸的短劍，一搭飛開，左掌伸出，用了全身暗勁，呼的劈向玉狐狸。他這一掌，是內家龍爪功的毒着，玉狐狸拚了生命

上的危險，要救花蝴蝶，口裡喊着：「阿支快走！」看看鬼見愁掌風劈到，她便全身仆到地上，迎着章回子滾去，暗裡打出「鴛鴦拐腿」，鞋頭上的鋼尖早已踢到章回子的股上，釘了兩個窟窿。

老怪物叫了一聲，身形一矮，把沒了四個指頭的右掌向她背上一按，玉狐狸脊骨當堂碎折，章回子跟着左邊鐵指抓落，握着她的頸骨一揑，玉狐狸慘叫了一聲，頸骨破裂，章回子要她死的辛苦，沒有把她即時握殺，只見玉狐狸圓瞪雙目，舌頭伸出，還沒咽氣。

鬼見愁磔格地獰笑着，冷不防背後人影飛出，肩膊上給一枚重重的東西擊落，全身一震。這個獨行大盜練了鐵布衫功夫，全身堅實，剛才中了玉狐狸的鴛鴦拐腿，也只皮外受傷，這時遭到打擊，本能地把飛袖向後掃出，那人立刻給鐵板袖掃跌，原來是花蝴蝶。她適才已經躲進樹後，看見玉狐狸遭到章回子毒手，當堂熱血沸騰，顧不了生死，就在地上抓了一枚巨石，飛身向章回子劈去。

這時花蝴蝶中了章回子的鐵板袖，仆開尋丈，老怪物怒火陡起，怪叫一聲，直奔過來。花蝴蝶翻身躍起，章回子雙袖一捲，一陣旋風又把她掃翻地上。

片刻間，章回子已像猩猩一般把花蝴蝶抓着，提起來向樹幹一抵，右手按緊，花蝴蝶上半身已不能動彈。只見章回子的鬼眼一閃，淫着雙目瞧她，形狀怕人。花蝴蝶雙足亂踢，觸到他的身上，如中木石，老怪物突然左手一抓，立刻把花蝴蝶的衣襟撕破，花蝴蝶驚叫一聲，這老鬼瘋狂地把她的衣服片片裂開，露出雪白的肌膚，花蝴蝶已嚇的暈倒過去。

章回子獰笑一下，就把她抱起，一步一步走進樹林。那邊玉狐狸奄奄一息，盯着他的背影，雙目淚如雨下。

一忽兒林裡突來一聲怪叫，是章回子的聲音。跟着一陣腳步聲，章回子像一頭受了創傷的猛獸從林裡竄出，肩膊上插着一口飛刀，血涔涔下。說時遲，人影一幌，劍光先到，一個少年英雄出現眼前。這個英雄十分氣概，手裡一口長劍，夜裡燦燦閃的光影，瞬已掃到章回子脚下。老怪物咆哮着轉身揮出衣袖，刮的沙石紛飛。

那少年劍吐光芒，裂帛一聲，把章回子的衣袖削去一幅。老鬼暴跳如雷，呼的縱起一掌，少年身形隨風疾退，章回子的右手蓬的打在樹上，那株大樹連根栽下，少年劍光一亮，又把章回子另一邊衣袖剁落。老怪長嘯一聲，震動山谷，全身拔起，奪命的逃去了。

那少年也不追趕，轉身進入林子裡，一會把花蝴蝶抱了出來，身上已披上少年脫下的一襲肩巾。花蝴蝶悠然張目，她剛才迷矇中知道了幾分，這時看見章回子已不見了，忙的躍身下地。那少年道：「姑娘沒有受傷吧！那老賊逃命去了。」花蝴蝶一看自己身上披着了披肩，知道是少年之物，忙向他拜謝，問道：「英雄今夜相救，請留下姓名，將來好得報謝。」少年微笑道：「在下江湖浪跡，今夜適逢路過此地，看見老賊要向姑娘下手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何必掛齒。」

花蝴蝶拜謝一番，轉身抱起玉狐狸，少年也上前相助，見她傷勢不輕，搖首道：「這位嬸娘已走不動了，姑娘快些抱她上馬，回去再算。」一面在囊裡掏出一顆藥丸，對花蝴蝶道：「姑娘把這還魂丹嚼爛，餵在她的口裡，可以暫時留得性命。」說了一揖，很快的進入林裡，遠遠一陣馬蹄聲，失了踪跡。

花蝴蝶對着玉狐狸留下眼淚，找着來時的馬匹，把她抱了上鞍，緩緩向前奔去。

月暗星稀，蹄聲得得，走了一程，前面一騎如飛而至，遠遠的喊道：「前面的可是荆娘？」花蝴蝶認得是亞密當的聲音，當堂喜的如遇救星，即時應道：「亞當，是我呢！」一剎間亞密當已奔到面前。正是：

絕處逢生　夫妻重叙

第十六回：亞密當夜殺章同子

玉女峰孟王妃出現　仙人掌黃面客投崖

黑夜裡一陣蹄聲，亞密當已飛馬到來，一眼看見華燕支渾身衣服，裂成片片，上身搭着一襲男子的風披，情形十分狼狽，她懷裡還倒着一個人，粉臉低垂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留書出走的玉狐貍，只見她雙目緊閉，已是抬不起頭，項上深印着五個指爪痕，原來頸骨已經斷了，正在游絲一息，命在垂危，不禁又驚又愕。

亞密當看這情形，已明白是什麼一回事，他和華燕支久別重逢，本來是有無限欣慰的；可是玉狐貍這行動，令到他感動得無言可說。華燕支哭訴着剛才路上的遭遇，又道：「你看看阿姨，她傷得很重，你若救得她的性命時，我什麼都依你便是。」花蝴蝶已經忘了玉狐貍是個情敵，她覺得玉狐貍為她而犧牲了性命，這種偉大的品質使她拋却了一切的怨隙。亞密當也無暇細問，把玉狐貍抱下馬鞍，躺在自已的懷裡。華燕支焦急地在旁站着，亞密當解下水囊，灌了玉狐貍幾口，又着燕支拾取枯枝，在旁生起一堆火。二人屏息地望着玉狐貍蒼白的面容，一時沉默着。

玉狐貍服過剛才少年俠士的一顆還魂丹，面色漸漸回復，她的眼皮動了一動，悠然甦醒，神志還是有點糢糊，矇朧地看見面前一個人影。亞密當在她耳畔喊了幾聲荆娘，等到她定了定神，才看出是亞密當，便道：「亞當，我是做夢嗎？」她的聲音微弱得僅可聽到。亞密當把她抱的更緊，答道：「

荆娘，是我來了，你覺得怎樣？」玉狐狸把頭轉向亞密當的懷裡，忽然叫出「喲」的一聲，頸骨像是脫離了身軀，痛的抵受不住。不禁眼淚直流，對亞密當道：「我不中用了，你好好地愛護阿支，她是個好孩子。」她沒法接下去，亞密當已忍不住英雄之淚，滴在她的頰上。玉狐狸喘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我能在死前見到你一面，於願已足，章回子這番對我施出辣手，郎君定會給我報仇。」說了呼吸急速，面色變得更蒼白。亞密當心如刀割，抱着她搖了兩下道：「妹妹，我定把章回子抓起來，三刀六洞，剮了他替妹妹報仇。」玉狐狸勉強睜開雙目，對亞密當苦笑一下。亞密當忘記華燕支在旁，把頭貼到玉狐狸的頰上，凄痛無言。漸漸覺得她臉上一片冰冷，朱唇無溫，叫她兩聲不見回答，驚起來一望，玉狐狸已經咽了氣，她好像睡去似的，面上露出一絲寬容。

亞密當還是抱着她不放手，雙眼失神，望着這個靈魂已離開軀殼的紅顏知已，一時呆着。這時身後幽幽啜泣之聲把他驚醒，回眸一看，華燕支已哭得像個淚人兒一般，亞密當抱着遺骸站起，乍看玉狐狸的頭顱搖搖欲墜，才發覺頸骨已折，只得項上皮膚連着，不禁怒火上衝，咬牙切齒地道：「我不手刄章老鬼，今夜誓不回去。」華燕支接過玉狐狸的軀體放下，倚在亞密當身旁道：「阿姨犧牲了性命，成全我們兩人，郎君也要暫抑悲懷，回去殮葬之後，才找章回子算帳去吧。」亞密當見他的妻情深如昔，一時感動，擁着華燕支道：「妹妹，過去的事你饒恕我吧！我們夫妻今後永不再分離了，妹妹，也不要哭壞了身體。」華燕支也感到心頭上一陣溫馨，夫妻們擁抱着，情好如初，眞是悲喜交集。


亞密當抱着玉狐狸，傷心落淚。

路上又來了一片蹄聲，却是莫人俊和雲裳帶領武士趕來接應。見了亞密當，連忙下馬。亞密當目眦欲裂，對二人道：「兩位請保護燕支回去，我還有未了之事。」雲裳道：「哥哥勞頓終宵，如今嫂嫂幸而出險，你還要去幹什麼？」亞密當道：「荆娘給章回子握殺了，今晚不去找他算帳，他會逃離此地，那時大仇便報不成了。」他把外衣脫下來，覆在荆娘遺體上，請武士馱上馬鞍，又囑華燕支等他回來，才好殮葬。

花蝴蝶曉得亞密當的性子，只得叮囑他小心，便隨雲裳等一起回守備營去了。亞密當望着他們去遠，仰空長嘯一聲，飛身上馬，向剛才玉狐狸被害的路上奔去。走了一程，他暗裡在想：「這老怪物

聽到馬蹄聲，定必躲匿，我還是下馬追尋他的下落。」他把馬拴在路上，約畧計算路程，距離山麓樹林還有數里。這時天近破曉，草虫唧唧，山裡人家射出疎落的燈光，野貍山豕，不時在路上出沒。

他展起夜行功夫，瞬已來到樹林所在，看路上沒個人影。於是拔劍在手，踏進叢林裡搜索，只見荒林茂草，一片漆黑。擦亮火種找尋一下，果然發現一點血漬。他記起華燕支說過，那少年武士先把飛刀刺傷了章回子，這時料逃的不遠。

他把火種弄熄，穿到林後，這裡是一個小邱，遠看山谷裡有幾戶人家。那時東方已現出魚肚白色，鷄聲初啼，草叢裡突來了簌簌籟動，躍出五六個人，一聲「拿賊！」一齊拔刀撲上。亞密當眼快，劍光一轉，大漢的腰刀叮噹地給削折了，那些漢子拔足飛奔。亞密當輕輕縱上，旋風腿在後掃出，面前的漢子卜冬地一個個的倒栽。

亞密當踏着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，拿劍指喝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胆敢把你爺暗算。」那些大漢已跌得渾身痠痛，看見亞密當的神威，一起叩頭道：「小的都是山裡獵戶，剛才以為爺是强人，一時冒犯，求爺爺饒恕！」亞密當心裡好氣又覺好笑，叱道：「你們有眼不識泰山，怎麼把我作起强人來了。」

那幾個漢子定睛看了他一眼，都道：「小的給歹人嚇了，剛才一個老頭兒，到村裡叩門討水喝，我們見他身上受了傷，問起來却道是路上遇了强人，我們才一起出來巡視，怎知就遇到爺爺來了。」亞密當心裡暗喜有了章回子的消息，忙問道：「你們說的老頭兒，是不是右手缺了幾個指頭的，如今逃到那裡去了？」獵戶答道：「爺爺說的不錯，剛才他裹了劍傷，便向山後逃走，那處沒有出路，全是峭壁亂石。」亞密當道：「你們回去吧！這地方叫什麼名字？」獵戶回答此地名叫「回魂谷」，起來唱了個偌，回到村子去了。

亞密當乘着天未發白，一口氣向山上走去，果然到處嵯峨怪石，有些高二三丈，滿佈山谷。山前有一面斷崖，鑿了三個擘窠大字，寫着「回魂谷」。亞密當心想：「章老鬼合該倒在這裡，他叫章回子，今天他的魂魄怕要在此離開軀體了。」他把內勁一提，全身拔起，向一面崖頂躍去。忽見前面一箭之遙，唧唧幾聲，十幾頭烏鴉從石後飛起。他知道石後有人伏着，試把耳朵貼壁一聽，可是站處太高，聽不到前面的動靜。他望了一會，沒有什麼影跡，暗念烏鴉可能見了毒蛇野兎，有時也會飛起來的。於是縱身落下，在巖石隙中曲折地搜索。

他走近剛才烏鴉飛起的一面巖石，這石頭有丈多高，由兩枚巨石相疊，屹立似一個呂字形。地面全是沙粒，他雖然展出輕功，脚下仍有些微的沙沙音响。他怕章回子伏着暗算，喊道：「鬼見愁，有膽量的快出來！今天任你插了翅膀怕也逃不出鬼門關了。」他挺着黃龍劍，劍鋒向前，貼身石下繞過去。他以為章回子一定躲起，怎知繞到石後時，也沒有人。他想：「如果老鬼和我捉迷藏，脚下總有點聲息才對。」想念之間，他靈敏的嗅覺，已嗅出一些血腥味兒，同時好像有點汗臭送進鼻子裡。他驀地轉過身來，貼着石下倒繞過去，走了一匝，還是看不到什麼。

他開始疑惑自已的神經太過緊張，石後可能沒有人躲着，一看這塊石的直徑，大逾尋丈，索性繞着它跑了兩個圈子，這才插劍回鞘，倚身石下，放眼前瞧。就在這時，突覺上面沙沙作响，泥土散落，急的一低身子，那疊在上頭的石塊已傾側下來。說時遲，亞密當看看竄身不及，趁着石塊一邊還支着

未倒，立刻梟臂向上力抵，那巨石給他雙手支撐，一時搖搖欲墜。亞密當已發覺那邊有人在處推動，當堂明白是章回子在處暗算，剛才自己一時大意，沒想到他可以憑貼壁游牆的本領，附在石後移動，所以聽不見有脚步聲。後來自已倒繞過去，他便攀登石上伏着，因此找不到他。

亞密當推想不錯，章回子果然躲在石後，他在獵戶家裡裹了創傷，服過止痛丹，精神已經恢復，他本想從原路遁走，但怕那少年武士還在等候，於是跑到峽谷裡，打算躲到天明，才設法爬過高山。怎知亞密當瞬已追踪到來，他因鬥了半宵，不敢再和亞密當交手，只得找一面石崖藏着。鬼見愁大約是罪惡貫盈，那些烏鴉把他的行踪揭露，他貼身壁上和亞密當捉迷藏，果然賺過了。這時他見亞密當沒有防備，立即把「大摔碑手」本領施出，推動上頭的巨石塊，打算把亞密當壓成肉餅。

亞密當抵着那將墜的大石，章回子却在後使出全身外勁，石塊漸向亞密



章回子飛奔逃命，左足又給亞密當剁去。

當那邊傾側，這石塊重幾千觔，看看再沒法支持。亞密當人急計生，一看石崖下微微凹進，石塊滾下時，不會向內壓落。連忙提氣內斂，胸腹收縮，全身緊貼石崖，雙手一鬆，那巨石轟隆一聲，像天崩地裂地滾下來，僅僅擦過亞密當的胸前，沙塵衝起，墜處陷成一穴。

亞密當早已在沙塵瀰漫當中竄身出外，黃龍劍撤出，人隨劍起，一股劍光落到崖後。轉眼間已看到尋丈之外，章回子比他先一步縱起，一個低伏，又躲在亂石叢中去了。亞密當捺不住心頭之火，大喝一聲，如電趕去。他的劍向空一盤，電火般對章回子匿處衝落，劍風熠熠，地面草根枯葉一齊捲起。章回子知道躲不來，一幌身躍起，鐵板袖迎風揮出，迎着來劍，撻一响撩開。亞密當回劍戳出，章回子又再縱身逃命。亞密當目如火赤，喝出一聲：「老鬼休走！」一個觔斗翻起，劍若彩虹，一記「水濂飛瀑」，弧光一亮，已把章回子的去路封鎖。老怪物想不到亞密當來得這樣快，正是眼才一眨，他已擋在面前，連忙左掌一推，拿內家陰風掌打去，滿以為掌風掃出，亞密當即使煞得這一掌，來劍也要盪開。

誰想亞密當神威振起，挺腰翻下，篷的一震，竟然硬接了他的一掌。只見他身似柔絲，一震即復

飄起，半空撤劍，「流星飛墜」，嚓的點到了章回子的面門。這個鬼見愁心裡一驚，衣袖揮捲，已沒有先前的勁兒。亞密當寶劍盤空扎落，裂帛一响把他的衣袖剁開，翻手一圈，劍鋒回戳，青光過處，章回子左邊五個指頭，也給黃龍劍削去了。

這時鬼見愁雙掌只剩得回兩個大拇指，他狂嘷一聲，有若狼叫，死命的全身竄起。亞密當知道他已是作惡不得，一個衝霄急縱翻在前頭，回身一劍掃去。章回子狼忙驚悸，驀地向亂石叢中滾落，鑽向石縫中躲起來。亞密當不想一劍把他結果，身形一幌，劍風廻旋，在石縫中來回挑戳。章回子鼠竄狼奔，逃到東時，亞密當已阻在東，退到西時，劍光又在西剁到。他瘋狂地躍身離地，拿最後的一點氣力，來一勢「宿鳥驚飛」的身形，向前直竄。亞密當那會讓他逃命，一個「燕子追雲」小提縱趕上，黃龍劍迎空一晃，嚓的連老鬼的右足也剁落了，鮮血直濺。章回子痛的再沒法支持，半空栽落，在亂石叢中打滾。亞密當獰笑道：「鬼見愁，你拿鐵爪扭斷了荆釵的頸骨，今天我要替她報仇。」章回子喘着氣道：「你一劍把我了結吧！求求你！」亞密當氣還未消，怒道：「你想快點死掉，我偏要你死得辛苦一點！」黃龍劍一動，又把章回子左脚削去，這番老怪物痛的狂號驚叫，聲如宰豕。亞密當削性把劍波震出，點點戳落，章回子全身衣服，片片飛起，身上也刺了無數傷痕，只是未死。

亞密當一時性起，他的劍如雨箭，如風刀，着着向章回子身上挑刺。章回子叫的聲嘶力竭，滿身鮮血，在地面亂滾。忽然雙腿一蹬，直着身子不道，雙目凸出，已是殭了。亞密當好生奇怪，他知動章回子練過幾十年外功，雖然戳去雙足，却不會立即死去。當下把脚一抬，觸到章回子身上，立刻翻轉，瞥見他的腦後血如泉湧，頸骨之上插着一枚光閃閃的東西，映着初出太陽發光，忙蹲下一看，才

知他的腦後給一枚小飛刀揷進，沒入腦骨，不禁吃了一驚，起來四望，荒山靜寂，宿鳥飛鳴，那裡有什麽人影。他心裡十分納罕，拔出那飛刀一看，是一枚三寸來長的竹葉飛刀，鋒薄如紙，也不知是那一派的暗器，只得放在懷裡，想起華燕支還在候他回去，立刻剜出章回子的心肝，一脚踢開屍首，飛步下山。他心裡雖然記着誰個暗發飛刀，可是急着回去，也沒暇來根查了。

花蝴蝶見丈夫剜了章回子的心肝歸來，忙的替亞密當換過衣服，一面把心肝擺在玉狐狸遺體面前，祭告一番，亞密當禁不住吊下英雄之淚，草草收殮。亞密當親自立了碑石，寫着「女英雄荆釵之墓」，葬在華山脚下。這事不久便傳遍了江湖人的耳裡，對玉狐狸的行為，有說她是個難得的女傑，也有說她出賣朋友，有辱江湖人的義氣，究竟她是忠是奸，這點留待看官們去定評好了。

亞密當是日倒頭睡了半天，營外飛馬傳書，是岳鍾琪的命令來了，着他和雲裳各人即日回到牢營關上，亞密當打開來書一看，才知白泰官呂四娘昨夜刼牢，混戰當中，重犯宗流墮崖身死，但二人已給梟夷子拏獲，心裡大喜。當下傯傯上馬，雲裳、莫人俊、花蝴蝶也跟在一起，向華山關上進發。

原來白泰官和呂四娘二人，自從假扮送信人投書，約亞密當到玉女峰上和甘瘤子比劍，他們知道亞密當定會依約往會，正好在這時候再偷上華山，把黃面客救出。二人換上夜行衣裝，沿前夜的道路爬登山上，他們雖然已探得岳鍾琪駐守的房子，可是牢營建在那裡，還沒看出。關上築了無數棧道，廻旋曲折，嚴洞有如蜂房密佈，他們藉着縱竄工夫，蛇行鼠伏，窺察一會，遠遠有人打响梆子走來，呂四娘幌身閃進石後，來的是個擊柝的營兵，挽着風燈。呂四娘從後躍出，把更夫一手拖到石後，拿短劍在他項上抵着，不許出聲。

白泰官過來奪去更夫的梆子，繼續敲響，免驚動了附近守卒，那更夫給按在石壁，看不見背後的人，已驚得連聲喊出饒命。白泰官問他牢營進口在那裡，更夫吶吶地道：「犯人的牢房建在地下，通道有兩處，一處在凌霄宮外，另一處却不好走。」白泰官叱道：「你敢撒謊！爲甚麽不好走？」更夫應道：「小的說的都是眞話，那一處道口在仙人掌峭壁上，猿猴難登，且風勢猛烈，就算有絕頂武功的人，除非帶着『飛天索』，否則也沒法走得。」白泰官道：「你這人還算老實，本該留你不得，凌霄宮在那裡？誰人在處把守？你若一一說出，你爺便饒你一命。」更夫答道：「凌霄宮就在百步梯旁的石洞，梟夷仙翁在宮裡住着，經過洞口，就是地下牢房的通道。」白泰官又問道：「凌霄宮裡還有什麽人？」更夫道：「仙翁跟前有兩個小道童，餘外牢房的守衞室，岳大帥派了兩位爺在處把守。」

呂四娘聽的不耐煩，罵道：「出口就是大帥、少帥的，活現奴才相！」拿纖指在他腦後點了穴道，更夫立刻倒下。二人在棧道上轉了個彎，已望見百步梯，那是一道山溝，兩邊石壁。他們沿山崖走去，果然看見石壁現出一個洞口，經過人工斧鑿，洞外是白石砌，石台上兩頭石獸，左右伏着，栩栩如生。洞口的圓拱門上刻上三個金字「凌霄宮」，還是嶄新地，知道最近才建好給梟夷子居住。

洞門外一片靜寂，連哨卒也沒有守着。他們掛身峭壁，朝洞裡窺望，拱門內一列雕花格子門，射出燈光，黃幔低垂，看不到什麽。呂四娘一拉白泰官衣袖，二人飛身飄落石砌，看到旁邊一扇宮門虛掩，挨身進入，那裡是一所空洞的大堂，兩邊都有甬道。他們知道黃帳之後是梟夷子的靜室，不敢冒進，轉過左邊甬道，便見一度鐵門，關得緊緊。呂四娘伏耳一聽，門裡沒有聲息，她壯着膽子，暗暗運出內勁，施出劈掌對門門部位一拍，門後樞軸瀝勒一响斷落，鐵門跟着打開。二人拔劍在手，躍身

進入，前面一列石級透下去，已是地道的所在。

這時地道裡突然露出火光，一個暗門推開，躍出兩個官弁裝束的人，手裡腰刀一晃，瞪着二人道：「你們是什麽人？敢到這裡來亂闖，快報上名字來！」白泰官忙應道：「兩位爺不要動手，我們都是領班大人派來的。」跟着和呂四娘一起見禮。那兩名岳鍾琪帳下的武官，感到有點錯愕，正待追問來歷，驟覺眼前一簇微小的東西射到，急的把腰刀掃出，那有什麽用，面上早已給龍鬚針射到，連眼睛也貫進了，叫出一聲，白泰官劍光如電戳落，二人立刻中劍倒栽。原來呂四娘乘作禮的一剎，把龍鬚針獨門暗器射出，那武官猝不及防，送了性命。

甬道盡頭傳來雜沓的足音，二人閃身柱後，見有兩名侍衞率領幾個親兵衝到來，這兩名侍衞是岳鍾琪帳下的一級武士，一個叫查六順，是查拳的本門子弟，使得一路三箭拳，另一個韓振聲，混號「飛天蛇」，使一根軟鞭，二人的武功比得上淸宮的二級劍手，他們聽到剛才武弁的叫聲，一起出來察看。查六順瞥見地下倒着兩個同僚，連忙拔出佩劍，韓振聲也拉出軟鞭，走進兩個武弁身旁一看。

呂四娘早已躍身出來，陰手持劍，左掌劈向查六順的面門，右手當胸把劍撼落。這動作快如電掣，還幸查六順是個拳技高手，驟覺掌風迎面襲來，連忙低身卸步，避過上門一掌，跟着用「磨盤掌」從下打出，迅速地貼着呂四娘持劍的手肘托去。呂四娘手肘給他一觸，劍鋒斜戳出外，立刻沉臂下削，消去查六順的擒拏手。二人繞着柱子厮打起來。

那邊白泰官一劍戳取韓振聲，這「飛天蛇」把軟鞭一搭，斜身退後，他的鞭呼的捲到白泰官脚下。幾名親兵也一起提刀衝上，把他圍在核心。白泰官的劍倏的向下挑點，把軟鞭彈開，身形疾轉，

左足橫掃，幾名親兵倒冬瓜一般栽下，白泰官要速戰速決，把漠外玄女劍使出，「織女穿梭」、「銀河飛渡」，一連兩劍戳取空檔，韓振聲手裡一根軟鞭沒法再擋下去，一個縱身便走。白泰官叱喝一聲，劍如電掣，一勢「夜叉探海」下撩，把他肩膊刺傷，只見韓振聲向黑暗處滾身，瞬已不見。

這時查六順力鬥着呂四娘，他本不是呂四娘的對手，不過他一面運劍迎敵，暗把查門三箭拳施出，配合攻勢。這路拳着重快攻，變化神速，因爲流行在川南一帶，呂四娘初時未看出拳路的招數，着着封閉門戶。接上七八合，已覷出查六順拳劍配合，一發兩式，先虛後實，她把劍勢一變，戳中檔，扎上盤，貼着對方的劍路趲取空隙。查六順給她逼得後退幾步，呂四娘嬌喝一聲，廻風劍路疾然兜轉，劍鋒在敵人臂上刺落，查六順「哎喲」一喊，丟劍滾身。呂四娘以爲他倒了，劍風嚓的劈落，怎知查六順雖然傷了手臂，却把查拳絕技施出，就在栽身之際，施出「蠍尾雙鈎腿」，絞着呂四娘雙足一摔，看看就要把呂四娘仆跌，白泰官已飛身到來，攙着呂四娘輕輕一帶，才免失了重心，查六順已在地上翻身站起，衝入暗門內去了。

他們在隧道一番劇鬥，前後不過一盞茶時份，白泰官知道已走了風，正在進退兩難，突然隧道外隆然一响，燭火頓滅，一片黑暗，二人展開夜視，奔到先前鐵門那裡一望，已經封閉了出路，心裡暗驚，回頭向甬道盡頭走去，轉過一條地道，兩邊巖石，頂上佈滿石鐘乳，找尋四邊，通路都已封閉，看不見那裡是出口。白泰官歎道：「我們給困在地下了，這裡全沒出路。」呂四娘拿短劍鑿向石壁，週圍全是巖石，不禁失望地退下來。

他們正在俯首沉思，忽聽到啾啾鬼聲，發自石壁，巖頂有東西蠕蠕在動，定睛審視，上面石縫垂

下一頭亂髮，跟着又是啾啾鬼叫，亂髮中射出兩點青光。白泰官也覺毛管悚然，細看那東西，原來石縫伸出半個骷髏頭，兩點青光是一雙眼睛。呂四娘拿劍叱道：「你是人是鬼！」那個頭顱漸漸全部伸出，才看到是一個女人的頭，皮膚乾癟，目眶深陷，驟看似是個骷髏頭。那鬼物聲若梟鳴，啾啾的道：「你兩人想不想逃出這裡？」說時已從石縫爬出半截身子，來一個「倒吊金瓶」，翻身落下。白泰官呂四娘退開兩步，察看這個像鬼物的女人，落下時的輕身本領是個行內人，履地無聲，禁不住問道：「娘子是誰？求你指引一條出路。」看淸楚這婦人，年紀已在半百之外，衣服破敗，一陣泥土氣味，她的項上手背都似長了青苔，心裡暗暗驚詫。

老婦人道：「我是這石窟的主人，如今岳鍾琪來佔了，我知道鬥梟夷子不過，才伏着不出，你們要逃，也不要碰上梟夷子。」呂四娘道：「前輩是誰？我們想來救出黃面客，大娘能否相助一臂？」老婦人答道：「你們不必知道我的名字，老身這十幾年來，都是匿居石穴，等我的兒女輩前來。你們要救出牢裡犯人，怕會辦不到，老身引你們前去一看，賭你們的運道便了。」二人不敢多言，老婦人一招手。躍起攀着剛才走出的石縫，身子趲進，便不見了。白泰官呂四娘在沒辦法當中，只好跟她竄上，那石縫僅容得一人趲進，一路蛇行，手脚觸處滿是青苔，爬了十多步，已到了一個地洞，老婦人在前發聲引路，走的全是巖洞石隙，不辨方向，老婦人忽然停下來，指着面前一處小洞，說道：「你們從這裡趲出，便看到奇境，但切不要把犯人帶走，如果不依我的話，你兩人定會給梟夷子抓起來。」說罷發出一聲鬼叫，閃身暗處不見了。

二人想不出老婦人是人是鬼，急趨洞口一望，外面透出微光，佝僂着前行，原來洞口在另一條隧

道的巖頂，二人躍身落地，回首一望，那洞口給巖石掩蔽，在下看不出。白泰官扯着呂四娘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一起向隧道奔出，轉角處燈光射出，伏着窺看，却是一個天然地下室，兩旁無數鐵門，都是囚牢。室裡風燈照射，兩名守牢的武士，站在通道上來往踏步，二人心裡暗喜，想不到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白泰官在呂四娘耳邊道：「這裡定有掌牢的人在處值班，待我先把兩個驢兒弄倒，妹子防備那邊有人到來！」說了捏着鐵丸，遙向室裡的風燈射去，燭光當堂熄滅，黑暗中兩名守卒驚呼起來，提着腰刀亂闖。他們昏黑中看不見東西，白泰官就在那時候躍出，劍光一縷，疾如電閃，兩名守卒連叫喊也來不及，頭顱已經滾在地上。

這當兒突來了火光，屋角一道暗門打開，人影閃動，一個身披巴圖魯制服的武士，提劍撲出，口裡喊着守衛的名字，呂四娘已貼壁搶上，飛身撤出一劍。那武士見沒應聲，藉着暗門射出的光線，早已看到呂四娘的影子，連忙橫擋一劍，噹的一响給震得手腕痠痲，乘勢向後退開。呂四娘吃過剛才查六順的虧，劍隨身起，一記「北雁南歸」的快戳，劍鋒直點那人的咽喉，這個掌牢的軍官，是岳鍾琪的副將，精於馬上槍法，黑夜比劍，自然吃上大虧，當下死命的躲過一劍，呂四娘已欺身撲到，一記「孟德獻刀」，迎面取他首級，武士不知這一劍是佯攻，連隨低身卸馬，雙手持劍，「愚公移山」，攔門擋出，呂四娘運勁一帶，把他的劍斜裡撥開，左手當胸一掌攖出，立刻把武官抓過來，右手跟着持劍拍落，一下子連那人手裡的劍一起打脫。他還想叫喊，呂四娘很快抽劍回來，劍鋒壓到他的脖子上，這才低聲乞饒。

白泰官當呂四娘交手時，已跑到室裡察視，這裡是掌牢的值班室，桌上放着一串鑰匙，看看四週再沒別人，抓了鑰匙便走。他見呂四娘已把那人制服，忙上前叱道：「你想要命，快說出宗流土司囚在那裡？」掌牢的武官見他已取得鑰匙，知道賴不來，央求道：「好漢手下留情，小的引兩位到牢裡便是。」他在二人挾持下打開一處鐵門，下了幾層石級，牆上掛着一盞油燈，照見兩旁開了巖洞，陰森森地，洞口都給石塊堵了，僅留下一個通風穴。

二人喊着宗流的名字，巖洞裡探出一隻枯乾的手臂，有人在內裡應道：「我在這裡，來的可是呂姑娘？」白泰官認得是宗流的聲音，一時又驚又喜。喊道：「大師，泰官也來了，你老人家怎樣？」宗流回答道：「你們怎能進來的，聽我的話快些離開，我的下肢給岳鍾琪廢了，走動不得。」這時對面巖洞又有手臂伸出來，皮膚白皙，隨着叫出聲來：「呂姐姐，我在這邊呢。」却是雲霄的聲音。呂四娘看二人情景，一時辛酸落淚，忘記答應那掌牢的相饒，短劍一揮，那個副將一忽兒便送了性命。

白泰官剔亮了壁上油燈，和呂四娘合力移去洞口的石塊，看看可以容得一人進去。白泰官鑽進穴內，昏暗中見宗流躺身禾草上面，見了他竟然滴下淚來，揮手道：「老漢今生也忘不了你們今宵進來相見，只是我沒法隨你逃出，你二人把雲賢姪帶走吧！」白泰官不暇回答，攙着他鑽出洞口。呂四娘已剁開對壁的洞口，拖了雲霄走出，當下一個攙着一個，走出牢房，來到適才的地下室。宗流突然挺着身子不走，說道：「你們帶雲賢姪走吧！」翻身滾在地上。

呂四娘愕然道：「我二人冒險進來，甘大俠和王崇明兄弟都在外間等候消息，倘救不出前輩回去，我們也無面目見武林朋友了。」雲霄插言道：「兩位兄姊還沒知道，前輩一雙足先日受過重刑，

筋骨傷了，所以不想連累兩位。」

四娘焦急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生死都要在一起，白二哥快把大師背起來，隨我衝出！」她挽着雲霄的手，又拾起剛才守衞的刀，給他防衞，四人離開地下室，隧道又有鐵門關着，白泰官還未把鑰匙丟掉，打開獄門，便見兩條甬通，一邊寫着「上路」，底下一行小字「通仙人掌」；另一邊寫的是「下路」，也寫着「出口在凌霄宮」一行小字。四娘記起那更伕說過：通到仙人掌峭壁的道路，沒人走得出，料那邊沒人把守。於是沿着上路走去。

宗流邊走邊道：「我怕你們遇到了梟夷子，會遭受到毒手。」四娘有點不服氣道：「前輩怎麽畏他，我總不信這老道有什麽能耐。」宗流嘆道：「呂姑娘不知，這老道在崆峒三老之中，武功居首，他練了五十年氣功，已修到道家縮龍成寸的絕頂身法，隨聲易位，眨眼失踪，老漢如非廢了足，還可以擋他幾下，如今要看我們的運氣了。」呂四娘記起先前地洞裡那怪女人的說話，曉到宗流不是隨便說出，只得暗暗提防。

星光露出，夜風拂面，他們已出了隧道，站處是一面石崖，下臨千丈峭壁，光滑如鏡，就說什麽「壁虎游牆」、「守宮緣術」的絕技，也走不得，四人望了一眼，嗒然若喪。

突來一陣衣帶風响，如夜鷹穿空，山峰上似有人說道：「你們要逃出仙人掌，眞是難於登天！」黃面客驚道：「梟夷子來了。」說聲未罷，覺得洞口有人站着，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道士，穿了布衣革履，突然出現。黃面客道：「眞人，你不該苦苦和我們武林人作對，還是放我們走吧。」梟夷子指着白泰官呂四娘道：「貧道受了淸主禮遇，座鎭華山，你二人要來刼獄，無異燈蛾投火，貧道看在獨臂

老尼面上，今宵手下留情，快把犯人們放下來，饒你兩人離去。」這一下激怒了呂四娘，一聲「看劍！」玉臂一彎，劍從下戳。梟夷子笑道：「野丫頭好不識相。」衣袖一拂，呂四娘的劍立刻脫手飛去。白泰官不禁一驚，忙把黃面客向雲霄懷裡一送，縱身撲上，劍鋒震起，撒開梅花點刺，向老道身上罩落，梟夷子一幌身，輕烟似的隨聲易位，白泰官劍波點戳所至，人影已杳，眨眼間梟夷子已站在石崖邊沿，他的濶大衣袖挾着一人，正是呂四娘，她已給老道拿分筋錯骨的閃電出手揑着肩頭穴道，渾身軟癱。梟夷子道：「白泰官，你要動手時貧道就把她摔下去了。」

說時遲，黃面客突從雲霄懷裡滾開，驀地翻到梟夷子脚下，抱着老道雙足。他是藏派柔門的高手，雖然下肢失去作用，雙掌還是一樣靈活，梟夷子給他抓着，急施千斤墜外功定着身形。白泰官乘機撲前，把呂四娘奪回手裡。梟夷子雙足一沉，石崖陷了兩個足印，只見老道雙目火赤，驀地摔身，把黃面客摔開，瞬眼間黃面客突然把身一滾，墮到崖下去了。嚇的白泰官三人驚心喪膽，也不知宗流自己投身下去，抑或給梟夷子踢落，誰也看不清楚。

白泰官一手挾起呂四娘，扯着雲霄向原來隧道飛奔，聽到梟夷子在後縱聲發笑，漸漸不見脚步聲趕來，正在舒一口氣。忽見面前火光大亮，兩旁刀戟如林，正中一個武官站着，原來已衝進了岳鍾琪的室裡。梟夷子站在一旁，笑道：「你們還要走嗎？」白泰官知道剛才見路便走，一時落了圈套，也不自知，又見呂四娘給點了穴道，沒法和人交手，於是歛手受擒，想到黃面客喪身崖下，不禁下淚。

亞密當聽見岳鍾琪說出捕獲白泰官等人的經過，忙到地下囚室一看，關着的果然是白泰官、呂四娘、雲霄三人，在獄裡隔開囚禁。他回到岳鍾琪那裡，問有無派人搜索宗流的屍體。岳鍾琪道：「今

天搜尋了整日，都沒發現什麽，這事怎樣向皇上回稟的好，所以請領班到來商量善法。」那時雲裳扶着梟夷子進室，各人起座相迎。梟夷子道：「這事來得有點蹊蹺，犯人宗流是自己投崖送命的，如果跌死的話，定有骸骨遺留，恐怕山上還藏着奸細呢。貧道本打算進京叩見皇上的，現時也只好暫時留下來了。」他們說話一番，亞密當答應親到仙人掌山峯下察看一下，再作商量。

這天日落之前，亞密當在山下搜尋一遍，都沒發現宗流的屍體，不覺暗暗納罕。他想起連日來出了兩件奇怪的事，前幾天遇到的蒙面女子，自稱是皇上派來的，猜她就是王妃孟麗絲，當天他便把玉玦遞送京畿，看雍正怎樣處置。還有一件，就是他的妻華燕支遇到的少年俠士，究竟是什麽來歷的，難道是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嗎？

他把隨行武士打發回去，獨個兒在關前蹓躂，思潮起伏，想起這次奉旨押解宗流到此，任務已完，不如早日帶妻子回京，免和武林人在處作對。看看將回到關上，樹林裡走出一人，年紀未過二十，眉宇間英風爽颯，腰間佩一口長劍，正

少年一記妙着擋上，雙劍一齊閃閃發光。

在緩步走過來。亞密當問道：「來者是誰？」少年答道：「在下來會亞密當，煩老哥引路。」亞密當道：「你怎麼認得亞密當？找他則甚？」心裡思疑是甘鳳池派來的奸細。那少年瞪了他一眼道：「在下專誠到訪，想告訴亞密當一個消息。」亞密當見少年佩劍的劍把烏溜溜地，非金非鐵，映着落日，閃出縷縷毫光，心知是一柄好劍。再打量那少年一眼，生得虎背熊腰，身長六尺，暗想這人年紀輕輕，未知本領如何，有心試他一下。於是道：「我就是清宮侍衞亞密當，不過我從來和陌生人交朋友，定了一個規矩。」少年訝道：「奇了，閣下既然是遼東劍客亞密當，在下有機密事情前來報告，你反爲先提出規矩，煞是罕見。」亞密當答道：「這是我對陌生人的辦法，你的來路不清，難怪我要問明來歷，你答的稍有含糊，今天休想離開此地。」

那少年生氣道：「你既疑惑我是奸細，那麽我也不想見你了，後會有期！」跟着欠身一拜。亞密當待要說出「慢走」！突覺兩點光影疾奔面門，嘶嘶風聲響。忙的斜裡閃身，伸出鶴嘴拳接去，就把兩枝暗器揑在手裡。一看竟然就是前天射殺章回子的小飛刀，當堂一楞，連忙拔出黃龍劍指着少年道：「你這奸細，今天尋上門來，吃我一劍。」嚓的迎風發劍，穿空直刺。少年輕身引起，半空拔劍在手道：「你好沒道理，眞是欺人太甚！」一記「馬後鞭絲」擋上，雙劍一觸，勁度相抵。亞密當已看見少年出手快捷，正待回劍戳去，少年身形一轉，劍鋒斜盪，閃電般從旁刺到。亞密當提劍上指，馬步

卸低，橫貼一劍。這兩招他只是試一下對方劍路，少年給他一擋，乘勢下削。亞密當半身微仰，拿劍鍔抵着一送，用了九分氣力。少年急的抽劍後縱，亞密當劍隨身起，嘶風直射，劍鋒快似流星，少年足未點地，就要吃上他的一劍。一刹間只見少年雙足一翻，全身後仰，劍護前胸，亞密當的劍給他擱門擋着，少年乘勢轉身，搭着來劍竄起，動作非常迅捷。

亞密當沒有殺害少年之意，這時見他劍法精奇，暗裡讚賞，於是把本門搏擊劍訣施出，騰縱快切，劍影盤旋疾落，把少年裹在劍光之中。那少年洒開劍路，左挑右卸，着着招開來劍，漸漸已抵不住亞密當的急攻。亞密當道：「你不是我的敵手，快棄劍投降吧！」少年答道：「你有本領的，把我的劍打落，我才服輸。」亞密當連隨緊了兩劍，雙足一點便起，半空翻落，這是他的騰擊絕技，劍鋒一震，從上戳落。少年後退兩步，前足跪下，一記「圯橋進履」，提劍向上架去。亞密當的劍如電刺落，拍的一响觸到少年的劍，沉臂壓落，劍端滲出內勁，震的嚓嚓作响。看看少年就要支持不住，劍鋒已點到他的咽喉，亞密當喝一聲：「還不丟劍！」

少年面色通紅，正在提氣運勁，拿劍鍔抵拒亞密當的滲壓。那時日落西山，晚霞掩映，兩口劍搭着，少年那口劍忽然一陣黃光閃出，像螢火虫的光。一霎間，亞密當看到自己的劍身也有一種青光發出，暗淡得僅可看到。兩股光影一隱一現，亞密當不覺驚詫起來，他從來沒曉到自己的黃龍劍會發光的。轉眼間，少年劍上的黃光變成金色，把自己劍上的青光衝散了，一閃一閃地射到他的眼裡，就在這時，驟覺少年劍鋒之上，有一股力量滲出，黃龍劍突然拍的一震卸開。亞密當乘勢翻手直刺一劍，少年把頭一側，巧妙地讓來劍從耳邊戳過，抽身竄起，一陣風已躍開數丈之外。亞密當不想施出毒

手，把劍撤回，正想向那少年陪個不是。

關上一個人影飛奔而來，正是自己的妻華燕支。只聽花蝴蝶喊道：「亞當，不要動手！他是我的恩人。」亞密當恍然明白，這少年就是那晚救自己妻出險的英雄。他沒待華燕支開言，忙向少年遠遠一揖道：「壯士剛才何不早說……」怎知說還未罷，眼前影子一幌，那少年已縱身竄起，半空喊出一聲：「後會有期！」亞密當急道：「壯士不要走！」待要追上，花蝴蝶已走到來，扯着亞密當道：「你不該把他嚇走。」說話間，少年已沒入樹林去了。

亞密當感到非常詫異，回到牢營，岳鍾琪遞給他一封書函，却是雍正送來的密諭。書裡着他即日探查王妃孟麗絲的行踪，又說無論如何，務須尋到她的下落。內有雍正的一封手書，着面交王妃察閱，迎她一起返京。原來亞密當自從遇見孟麗絲之後，已把玉玦飛馬進呈京畿，向雍正禀告。雍正見到那玉玦果然是孟麗絲之物，立刻寫了親筆函，限令快馬八百里加緊傳諭亞密當，追尋孟麗絲的所在。正是：

是幻是真　疑鬼疑神

第十七回：奉師命長纓下崑崙

遞反書義士受酷刑　尋劍訣老道識玄機

且說清宮劍客亞密當突然接到雍正諭旨，派他訪尋失踪的王妃孟麗絲下落，他暗念孟王妃武功絕頂，茫茫大地，正是天涯海角，不知要尋至何時，但這是雍正的聖旨，那敢有違，祇得收拾行裝，打發他的渾家花蝴蝶先回京畿，免在路上行動不便。第二天他便別過岳鍾琪，離開華山。花蝴蝶黯然送她夫婿一程，估不到夫妻隔別多時，一朝聚首，又要再嘗勞燕分飛的滋味，心頭自有說不出的苦處。她目送亞密當遠去，才回到金鎖關上，也打算起程回京，守候亞密當的消息。

這時威信公撫遠大將軍岳鍾琪，還駐在華山關上，這位中年的大將軍，出身行伍，原籍蘭州，他有一個別號叫作容齋。自從年羹堯給雍正賜死之後，他便作了主帥，雍正對他十分寵信。那時他正把青海的羅卜藏丹津征服，回駐西安，雍正乘着兵戎稍息的當兒，着他建立這個牢營，所以岳鍾琪便親到山上來佈置一切。

亞密當去了之後，牢營內駐有崆峒派劍客梟夷子，清宮三級劍客領班莫八俊和侍衞雲裳，此外岳鍾琪手下幾個侍從武士，都有一身武技本領。這天岳鍾琪把莫八俊請到來，說道：「莫領班，這次皇上派本帥建立這個牢營，偬偬離開西安，還有一件事未了，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，當初皇上有旨着亞密當把犯人提回京中審訊的，如今亞密當另有差遣，這事祇好煩領班一行，把那主要犯人押回京

中審問。」莫人俊聽了，答道：「大帥有命，卑職自當遵從，但未知這犯人叫什麼名字，所犯的又是什麼罪名，有勞皇上這樣垂注呢？」岳鍾琪道：「這事說來話長了，莫領班前些時給蒙古妖尼擄去，無怪不知這案子的經過，那逆賊姓張名熙，表面是個書獃子，可是背後還有不少人教唆他前來游說本官，胆子可眞大了，現時朝裡王公大臣都關心着這案子的結果呢。」他請莫人俊坐下來，說出張熙到來呈遞反書的始末。

如今且說這案子的起因，自從雍正登位之後，殘殺兄弟，毒斃盟友，他記起天下有本領的人，多數是漢族，對漢人非認眞專制不可，因此派出手上便衣巡檢（血滴子）到各地偵察，抓了無數寃枉的平民，其中有許多是讀書人，偶然文字不檢，遭了殺身之禍。像前回說的浙江儒生汪景祺，作了一部西征隨筆，文裡對年羹堯平回之役，有很多讚揚的地方，雍正便說他是年羹堯的黨羽，拿來問斬，妻子發配黑龍江給戍卒作營妓。又有一位朝裡侍講錢名世，往日作過一首詩送贈年羹堯，也說他諂媚奸惡，革職之後，勒令返回原籍居住，受地方官看管，還要在他的門前寫四個大字「名教罪人」，要他日夕警惕。此外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因出錯了一個試題「維民所止」，一家抄斬，家屬充軍。御史謝濟史，年老退職，在家閒中無事，鑽研經史，讀到高興的時候，把大學一部作了劄記，這是讀書人閱到有心得時隨手註釋，也就等如今日的筆記。怎知給仇家知道了，參他一本，說他毀謗程朱，雍正格外開恩，祇發往軍台効力。軍台就是遠方的戍守營寨，謝濟史到了軍台，已是一病嗚呼了。

這幾件不過是最大的案子，其餘因文字惹禍的還有不少，不久便激起了讀書人的憤怒，暗中鼓吹種族主義，喚起漢人反抗滿洲入主。那時湖南有個名士叫曾靜，飽學多才，和桐城派文人嚴鴻逵沈在

寬交遊投契，閒中談及推倒滿淸，大家熱血騰沸，可是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，他們祇是談，却沒有好的辦法。嚴沈兩人記起他們老師呂留良當日著過一本書，抄成秘本，內裡都是提倡大漢族主義，主張以夷制夷，尊崇孔孟之道的學說，於是暗裡給曾靜閱讀。究竟那本書是不是一本革命的著作，至今已無可查考了，但曾靜看到，如獲至寶，他認爲如果照着秘本裡的方法去進行，定然獲得不少人贊同，便可把滿洲人逐出中原，恢復大漢江山。曾靜有一個得意門生張熙，平日很有節氣，他便叫張熙前來商量進行。張熙道：「老師的志向眞是偉大不過了，不過祇憑我們師徒二人的力量，怕幹不出大事吧。」曾靜道：「仁弟不用躭憂，爲師的早已和嚴沈兩君商量了一個計劃，可抵得十萬雄兵，祇是目前還未物色到一個有胆量的人去幹，爲師的怕要親身一行了。」張熙肅然道：「老師，有事弟子服其勞，難道弟子的力量幹不到，要勞動到老師親身出馬麼？」曾靜望了張熙兩眼，才道：「這事祇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，事關漢族千萬人的生命，仁弟若肯捨生冒此萬險，眞使爲師的感動不過了，請受我姓曾的一拜。」說了骨碌地對張熙跪下來。

張熙見老師突然向他叩頭，嚇得手忙脚亂，伏地不起。曾靜道：「張熙，不是爲師的向你拜謝，我是代表漢族千萬人對你感激，你且起來聽爲師的說話。」張熙祇得站起來，曾靜便在他耳邊道：「你此行前去如此如此，他是大宋忠臣岳王的後裔，難道數典忘祖，沒記得當日岳王怎樣抵抗金兵嗎？若果說得他反正，何愁驅逐滿洲人不得。」原來曾靜所說的計劃，就是打算游說岳鍾琪作反，他知道張熙這人是個寧死不屈的硬直漢子，就算此行事敗，也不會吐露出眞相來，因此對他一拜，好教張熙死心塌地前去游說岳鍾琪。

張熙果然視死如歸，回家作了一個密呈，內裡說雍正如何殘殺漢人，若果岳鍾琪肯興兵舉義，定然獲得天下人的歸附，把滿洲人逐出國土。他懷着書曉行夜宿，不日到了陝西西安，問明了總督衙門所在，立刻到轅門投刺。門房見他是個生員裝扮，帶着湖南紙傘，滿臉風塵，忙把他攔着，問有何要事來見大帥。張熙道：「我是你們大帥的朋友，現有機密事情前來稟告，這裡有一個帖子，煩老哥通傳。」那門房見他沒有賞封，心裡大不高興，可是見他說是大帥的朋友，不敢留難，接過他的帖子，遞到岳鍾琪面前。岳鍾琪一看，帖上寫的是「湖南靖州生員張熙」，並不相識，疑心是路過此地，想借點盤纏打秋風的，正想吩咐回絕不見。那門房道：「稟告大帥，這秀才說有機密事特地來見的呢。」岳鍾琪把帖子一丟道：「這樣引他進來吧！」

張熙見了岳鍾琪，長揖不拜，岳鍾琪問道：「先生遠道到來，有何賜教？這裡是總督衙門，不是貢院科場，先生不要弄差了。」張熙望過兩邊，回道：「大帥請屏退左右，生員有機密摺呈，請大帥過目。」岳鍾琪一擺手，吩咐隨從跟班暫退。張熙袖裡取出文件，當面遞上。

岳鍾琪一邊看，臉上一邊變色，沒有看完，大叫一聲「拏下來！」屏風後轉出幾名武弁，立刻把張熙按倒，反縛了雙手，大家都不知這生員犯了何罪。岳鍾琪傳令把張熙上了枷鎖，提到外堂審問口供，一會，岳鍾琪換過朝服，坐上公案，一聲鼓響，左右喝過了堂威，把張熙帶進。張熙神色自若，絕無半點驚懼，役吏把他按倒階下。岳鍾琪拍案道：「你這秀才遠道到來，呈遞反書，看你一介儒生，那有這般大膽，內中定必有人指使，妄圖作亂，違抗本朝，你好好地從實招來，還可免卻酷刑之苦。」張熙冷笑道：「秦大人，我姓張的算是丟掉眼睛罷。」他未說畢，左右營卒已是連聲叱喝，要

掌他的嘴巴。岳鍾琪怒道：「張熙，你是瘋了，連本帥的姓都叫差了，眞的該打！」張熙從容應道：「我沒有瘋，大帥如果姓岳，怎配得是令祖岳武穆王之後，祇合跟秦檜的姓吧。」岳鍾琪給他一氣，怒的頭筋暴漲，不由分說，抓着令箭一丟，喝叫左右用刑。

可憐張熙給營兵一頓杖打，痛的在地上亂滾，連臀肉也打裂了，暈了過去，還是不招。岳鍾琪祇得暫告退堂，心想讀書人定吃不過苦刑，這晚又提他審問，張熙仍是不招，便敎營兵拿夾棍出來，把張熙夾得手指脚骨一齊折了。這一夾，比刑杖要命得多，張熙給夾得大小便齊出，暈了幾次。左右把冷水噴醒，張熙甦了過來，叫出一聲招了。岳鍾琪道：「你這厮沒吃過苦刑，那肯認供，現在快從實招來。」張熙道：「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我姓張的問你，你祖上何姓？幹過什麼事？今天投書的是我張熙，叫你造反的是張熙，主使的也是張熙，哼！你把我剮了容易，想我招供却難過登天，岳鍾琪，枉你是武穆王子孫，比不上我張熙一介寒儒，將來流芳的是我，遺臭的是你呢。」

岳鍾琪氣的許久說不出話來，祇是猛拍驚堂木，幾個行刑的兵弁把夾棍收緊，張熙齩實牙齦，一聲不應，忽然叫了一聲暈過去了，口裡吐出一啖鮮血。那時屏後走出一個幕客，在岳鍾琪耳邊道：「大帥，卑職看張熙是個倔强的漢子，不是拿刑訊可以迫供的，萬一他熬刑不過死去，皇上會疑心大帥和這厮有什麼隱秘，所以殺了來滅口，那時大帥豈不水洗也不清。」岳鍾琪覺得幕客說得有理，一時毛骨悚然，問道：「這樣如何是好？」幕客低聲道：「大帥不要心急，若肯把犯人交給卑職調度，他自然要乖乖地吐露出來。」

過了兩天，張熙踡臥在囚室裡，偏體傷痕，坐立不得，幸而岳鍾琪再沒提訊。天剛入黑，聽見囚

室外有人和獄卒講話，竟然是湖南口音，那人道：「這一點酒錢，老哥賞面拿去吧。」獄卒口裡謝過一聲，答道：「師爺請便，但不要躭得太久。」說話間便見一個長袍小褂的人走進來，並不相識。那人看了他一眼，作揖道：「鄉先生久違了。」張熙不覺驚詫起來，抬頭呆望着，那人又道：「小弟和張兄同鄉，往日曾經會過一次，相違太久，張兄怕認不得小弟了。」張熙怕他是岳鍾琪派來窺伺的，問他姓名，那人道：「這裡不是說話之所，張兄正在創傷，調理要緊，小弟已延得外科大夫到來，等張兄愈後，才好細談。」說了轉身出外，果然引進一個大夫進來，給張熙敷藥開方，獄卒也進來攙扶着他，令到張熙心裡狐疑不定。自此那人每日帶着大夫進來，給他小心調理，又服了幾貼補劑，精神漸復，創傷也好了八九，那人更日夕到來問候，一種親切之情，心裡雖然懷疑，却感他雪中送炭，禁不住問道：「仁兄雖和小弟同鄉，難得如此關懷，請示高名，容小弟銘記心中，來生報答大德。」那人在他耳邊道：「小弟是督轅裡的小書辦，張兄這次投書，大帥左右有不少是朝裡派來的耳目，若傳到外間去，連大帥也不了的，所以前幾天迫得要張兄受刑，如今大帥派小弟前來服侍張兄，今夜人靜，小弟再來和兄長細談。」張熙聽了，想起連日來延醫調治的經過，便相信幾分。

這一晚，那書辦備了幾式小菜到獄裡來，關了門和張熙暢飲，又道：「剛才大帥正私下裡問兄長的傷勢怎樣，他知道小弟和兄長同鄉，所以派小弟到來表白心跡。他說兄長所投的書，語語金石，現在皇上對他也很疑忌，怕將來也會和年羹堯一樣沒得好的結果，早已有心幹一次驚天動地的事業，才不愧是岳王的子孫呢。」張熙喝了幾杯，竟然信了七分，不過心裡仍疑惑岳鍾琪口是心非，或者故意籠絡着他，套取口供未定。那書辦見他守口如瓶，知道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使他十足相信，談了一會，

便離開囚室。

這樣一連幾天，那書辦不時傳岳鍾琪的說話，有時帶些人參進來，說是大帥賜贈給張熙調養的。一天，那書辦進來道：「昨天朝裡派來的耳目都離去了，大帥今夜要和張兄會面。」張熙心裡十分歡喜。到了夜候，書辦果然引他進到岳鍾琪的密室，屏退從人，岳鍾琪對他作揖道：「張先生要明白小弟的處境，那天若非如此相待，大事便幹不成，張先生將來名垂不朽，若蒙不棄，今夜我二人當天盟誓，結爲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，只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」張熙正中心懷，岳鍾琪已經在院外擺了香燭，二人就向當天三拜，燒了黃紙，誓願如有洩漏秘密，將來定必碎屍萬段。經過這一番盟誓，二人到密室細談，愈講愈覺投機。張熙是時已深信岳鍾琪有意反清，不知不覺間把曾靜、嚴鴻逵、沈在寬等人名字說出，還把呂留良遺著內容敍述。岳鍾琪套出了張熙口供，當堂反面，眞是晴天霹靂，那時張熙才知道中計，可是後悔已是遲了。

× × ×

岳鍾琪對莫人俊敍述一遍，又道：「如今曾靜等一干人犯，和呂留良的子孫都解京去了，只有張熙還未起解，這事就煩領班一行，就是皇上知道，也好放心了。」莫人俊連忙應諾。岳鍾琪又道：「領班此去，路上須要小心，昨天亞密當的嫂子來說，日間打算回去京畿，領班最好懇她同行，路上多一人保護。」莫人俊自是歡喜。岳鍾琪卽日備了公文，交莫人俊到西安提取犯人，又着人請華燕支到來，商量和莫人俊一起上路。

如今按下莫人俊和花蝴蝶二人，暫且不表。且說當日夜救花蝴蝶的少年英雄，究竟是個什麼人，

讓作書人在這裡補叙一筆。原來這少年就是雲台劍客司馬瀛的兒子司馬長纓，當初甘鳳池收他作了徒兒，後來因官府緝捕得緊，甘鳳池帶他到峨嵋山，懇求了因到崑崙山時，把長纓託天照禪師收列門牆，傳授絕頂武功。天照禪師看見司馬長纓生得一表人材，五年間悉心傳授崑崙派劍法，長纓從小有了武技的根基，因此短短期間，武功已超出天照後期的七個門弟子之上。

有一天，天照禪師把大弟子金圈子岳長虹遇難的事告訴給他，又道：「長纓，現時雍正的氣數正盛，許多武林人都受到了拘禁，你將來是海外之雄，命運可把雍正尅制，所以爲師的想遣你下山，幫助你父昔日幾位盟友脫險。」司馬長纓有點不解，問道：「師尊，爲什麼徒兒的命運能把魔王尅制呢？」天照道：「這點你將來自會明白，同時你此行有許多奇遇，你要照爲師的錦囊行事，不可憑血氣之勇，誤了大事。」司馬長纓一一受教，天照又着他取出往日甘鳳池贈給他那一口五龍金光劍，一起來到煉丹房，對長纓道：「徒兒，你此去要暫時埋名隱姓，爲師的給你改名洪英，這一口五龍金光劍，是稀世的名劍，當年你父大義送給甘鳳池，今天復回到你手中，但天下武林人一看這劍便知來歷，不得不養晦韜光，你記着將來寶劍回復光輝，你便用回司馬長纓的名字。」禪師把劍抽出，金光耀目，不禁讚一句道：「端的是一口好劍，徒兒好好地用它。」跟着拿劍在煉丹爐上燒了一會，發出無數火花。禪師又取出一匣紅丹和藥粉，投進火裡，再拿劍在水池浸洗，一陣白烟，這一口劍立刻蓋上一層鋼青，和普通劍子一般無異。

司馬長纓緊記師傅吩示，拜別下山，拆開第一個錦囊一看，內裡寫了「仇怨宜解」四個字，底下兩行小字，着他先到華山，便有奇驗。他知道天照老禪師的乾坤袖裡課，能知過去未來，依着指示一

路入到陝西，那一晚果然遇見章回子傷了玉狐貍，要把花蝴蝶汚辱，他一怒擊走了章回子，救起花蝴蝶，可是還未曉到花蝴蝶就是殺害師兄岳長虹的人。

他偬偬離開了樹林，走了一程，黑夜裡一騎人馬如飛奔到，他伏着窺望，來的是個淸宮侍衛裝束的武士，將到樹林面前，突然把馬停下。司馬長纓一路釘着梢子，聽那武士和獵戶說話，知道就是亞密當，於是暗地跟隨到峽谷裡，眼看亞密當和章回子作生死搏鬥，章回子給削去手足，輾轉地上，他看見情形很凄慘，暗裡拿飛蝗鏢將章回子結果了，很快從亂石叢中離開山谷，所以亞密當看不見有人把章回子射殺。

過了兩天，他打開天照的第二個錦囊，內裡寫着「夜救黃面客，華嶽廟會師。」他想：「黃面客是靑海的柔門高手，他怎會來到這裡？」但江湖中人近日已傳說華山上建了牢營。那晚他換過了夜行衣，乘夜到華山偸探，只見關上燈光點點，忽然石崖上傳來厮殺之聲，他走近懸崖一看，半山峭壁，突有一條黑影墮下，看來不似是縱落的身形，這峭壁也不容易施展輕身本領。細看之下，却是有人躍下來，司馬長纓暗吃一驚，記起師傅錦囊，飛身上前把墮下的人接着，星光底下，見懷裡的是個矮小漢子，臉黃骨瘦，穿了一件破布衲。

司馬長纓問道：「前輩是不是宗流大師？」那漢子用驚奇的眼光瞧着他，答道：「壯士是誰？爲什麼知道老漢的名字？」長纓把來歷告訴給他。黃面客垂淚道：「原來你是司馬姪兒，你叔叔白泰官正給崆峒老道困着，你還是把他們救出吧！」長纓一想：黃面客雙足不能走動，師傅吩示到華嶽廟會師，那麼甘鳳池或者在那裡未定，還是先把黃面客帶走再算。他馱着宗流乘夜奔到華嶽廟，這裡就是

花蝴蝶先日被困的地方，甘鳳池、李來風、朱蓉鏡、王崇明等人，正聚在廟裡等候白泰官的消息。忽見有人叩門，甘鳳池認得是司馬長纓的口音，還以爲做夢。

他們開了門，看見來的竟是一別五年的司馬長纓，馱着一個人進來，正是宗流，大家喜的忘了形。長纓忙跪下向甘鳳池叩頭，又見過了各人，悲喜交集。甘鳳池見長纓長的虎背熊腰，相貌堂堂，一鋪英雄氣概，想起了五年來不見，竟滴出眼淚來。黃面客把白泰官呂四娘二人給晁夷子追捕的經過說出，大家不禁憂心如焚。甘鳳池道：「天照禪師差長纓下山，定有吩示。」長纓於是把第三個錦囊打開，內裡寫着「苦肉計」三個字，下註如此如此，依着進行，可以把各人救出。大家看了，不覺有



紅瘤道人看那少年武士，身手確屬不凡。

點驚奇。司馬長纓道：「禪師遣姪兒下山時，已說過我要改換姓名，他給姪兒的錦囊都已經應驗了，明天便依計行事。」大家計議一番，知道岳鍾琪座鎮華山，又有崆峒派眞人相助，白泰官二人還且失手，一時不敢妄動。宿過一宵，第二天司馬長纓別過衆人，又登程去了。

秦嶺羣山之巔，那裡高峰揷天，山脈綿亙數百里，飛鳥絕跡。白雲深處，蓋了一所茅房，住着一個紅面道士。這個就是崆峒三洞眞人的紅瘤道人靈谷子，他帶了徒兒雲中鶴訪尋少林達摩劍訣，已有多時。那尋覓劍訣的暗語，當日雍正拿來籠絡崆峒道士，教靈谷子依着暗語指示，順便緝捕少林寺漏網僧人。紅瘤道人到秦嶺以來，就在山上結廬，每天帶着雲中鶴踏遍羣峰，忖摩暗語，已悟出一些頭緒。原來朝元僧留下鐵函內的偈語有說：「子午離宮，依時一現。」老道是個修士，對八卦方位自然明白，他在子午谷地方，照卦象離宮的解說，正是子午線之南，每天日影當空，他在垂直的南北線兩端，從輿盤裡定好方位，漸漸發現日影照射之處，

露出一線石縫，那石縫在峭壁之頂，正當子午線的所經。紅瘤知道這是一個玄竅，每天望着石縫發楞，看看有什麼發現。可是正午一過，陽光便照石縫不到了，短短的時光找不到一些結果。

這天，他如常的在山頭望着，忽見石縫下面有一點黑影，像是個人，一剎間已奔下山麓，他站處相隔太遠，一時看不清楚。秦嶺羣峰生長猿猴，他還以爲是野獸的影子，但一連兩天，石縫下都有一條黑影來往奔騰，如野馬疾走，那黑影身上不時有光影射出，似乎是佩劍反射出來的光芒。

紅瘤老道恐這是少林寺的僧人，第二天帶了雲中鶴到那邊峭壁之下，找暗處躲起來。將近正午，山下來了兩人，漸行漸近，一個是俠士打扮的中年漢子，同行的是個高大束髮頭陀僧，背着一口劍。他們到了雙峰下的土坡，都停下來，舉頭四望。等了一會，那漢子道：「這小子怕不敢來吧！」頭陀僧道：「李大哥，你當日殺了鐵飛龍，這小子要尋什麼劍訣給他爹報仇，這時候不剷草除根，將來便有後患了。」漢子答道：「我當日殺了鐵飛龍，是他先下毒手的……」說還未罷，山峯上一條人影衝下來，大叫「李來風反賊，你殺害我爹，投降清主，今天要給我爹報仇！」那漢子答道：「洪英，你沒曉得，我已離開清宮多時了。」

那衝下來的是個少年武士，一身玄衣，年紀未過二十。他來一勢「雁落平沙」的身形飛下，不由分說，颼的拔出劍來，一個箭步，便對漢子一劍剌去。那漢子斜發一劍擋上，搭着撩開，少年身形一動，第二劍很快撤出，使的是「陳倉暗渡」，漢子向左一擋，他的劍嚓的從右戳到，又快又捷。漢子似乎有點着忙，提劍一封，「倒掛珠簾」，剛好煞過一招。少年見一劍襲取不到，立刻使開劍路，上下奔騰，劍風劃空，那漢子也把長劍連綿展出，抵着少年的急攻。

紅瘤道人躲着偷看，心想：「李來風是往日清宮劍客領班，怎麼劍法敵不過這小子，看他們說話，提起十五年前河南飛龍幫的掌舵洪大龍，難道這小子是他的兒子。」當下看時，少年使的一手劍神出鬼沒，像是天山劍法，也像少林家數，使老道看的有點驚疑。

那時站在旁邊的頭陀見漢子取勝不得，大喝一聲，一記「青蛇過樹」，把劍直點少年的背項。那少年倏的轉身，施出「丹鳳朝陽」的上門出式，擋着頭陀來劍，順勢向他肩頭剌落，勢沉力猛，頭陀僧估不到少年出手那麼疾，急的低身向上一架，少年的劍左挑右戳，把漢子來劍一挑，快若流星，又向頭陀咽喉點到，這樣力敵兩人，毫不驚懼。

紅瘤老道心想：這青年人的本領很是不錯，只不知是那一派的傳人？想念間少年突把劍法一變，那漢子似乎看見他下門露出破綻，劍走中鋒，連緊兩劍。少年將身一轉，劍光左右劃成兩個弧形，就把兩邊來劍一彈，突施一記「袖裡藏珍」，當心發出一掌。那漢子見掌風疾到，左足一抬，正想打出一腳，消解來勢，少年一個「上馬提槍」的身形，左腿一架，煞着他的膝蓋，左掌一推，就把那漢子仆跌地上。

頭陀僧搶身擋開一劍，撲前掩護，少年飛身趕上，輕輕一提，就抓着頭陀的衣領向前一摔，也倒在漢子身旁。這一剎間他連挫兩名高手，看的紅瘤老道目瞪口呆。正是：

後生可畏　年少有爲

蹄風著武俠小說

血戰古兜山(全一册)…	每册一元
勇闖十三關(全一册)…	每册一元
海南俠隱記(全二册)…	每册八角
游俠英雄傳(全七册)…	每册八角
游俠英雄新傳(全八册)	每册八角
龍虎恩仇記(全八册)…	每册八角

清宮劍影錄(五集)

著作者：蹄風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八角

 3530.72.120

Printed in Hong Kong.